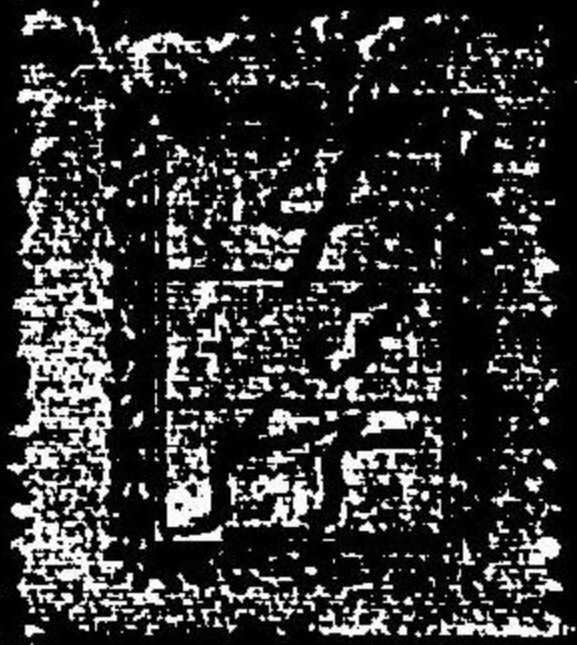


歲道巡田日記

三



成道巡田日記

第三篇

東京圖書				
三冊	五五号	二架	四函	類

帝固館

朝載

畿道巡回日記第三篇

明治十二年己卯七月二十日至二十日

武藏 生田精子精著

十二日。薄暮辭家。抵淺草廣小路。千里軒。命
朝載馬車。投竹田屋。夜散步前街。過東橋。車轂
有摩。賣冰。喚果。燈光四達。可謂都下有數之熱

七月二十三日。蓐食乘馬車。曉霧藹藹。暎影未升。過
千住出田。騰道路平坦。車行如飛。爽涼適體。頓忘城
市。樵穢之熱。眼界無山。其高者林。其低者田。秧也。渡
利根川。即下總之國。茂林夾路。松陰落落。官道如髮。

東京
香里

路末窈窕。望白碁子微動。稍近則行客戴笠也。抵野木。即下野之國。東望筑波山。突兀林表。日光之山脈起伏於西北。遠雷送雨。路塵不颺。抵小山。下馬車。左折渡思川。田野甚辟。穀苗蕃茂。溝渠水清。修竹圍村。抵枋木。投穀屋。是日行程二十五里餘。經驛十一。曰千佳。曰草加。曰越谷。曰粕壁。曰杉戶。曰栗橋。曰中田。曰古河。曰野木。曰間間田。曰小山。

七月二十四日。有事赴縣廳。市街長南北。短東西。市店鱗次。物貨充足。頗為美麗。大和町中央。通一條溝渠。清潔可掬飲。長川貫流街西。下流入利根川。有舟

楫之便。戶數凡千餘。蓋下野之為地。山脈界西北。西方最嶮峻。至日光極其秀拔。州之中央。地勢平行。官道如砥。鬼怒川貫流之。居民多製紙漆。種苧麻。布帛之產。與上野為伯仲云。午後發枋木。道路磧礫。憂憂。齒車輪。土民刈苧麻。蒸之曝之。滿地皆麻。如展筵席。僅通一條車路。沿道農家。建築甚美。或有宏壯。欺寺觀者。蓋農產之饒。致此富庶也。抵鹿沼。投木村屋。是日行程六里餘。經驛四。曰合戰場。曰金崎。曰榆木。曰奈佐原。

七月二十五日。曉發離市街。山漸近。路漸高。車行甚

遜。兩邊老杉千章。數里相連。翠陰隔其。抵日光投大野屋。市街一條。高低相連。比十九年前之舊觀。甚覺寥落。戶數凡七百五十餘云。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三。曰文挾。曰板橋。曰今市。

七月二十六日。上日光山。并東照宮神殿及奧院。神殿之精巧。美麗。奧院之幽邃深嚴。海內無比。人人稱之。圖書傳之。不復待贅述。今列別格。官幣社。舊有百餘寺院。十年前皆毀壞。基址縱橫。青草離離。滿願寺獨存焉。會米國前大統領克蘭篤來寓門。揭彼我旗章。過二荒神社。詣大猷廟。建築規模。皆摸東照宮。其

製稍疎而小也。其修繕之費。恐非其子孫之所可能辦焉。方今政府專愛護舊物。則於其永遠保存之法。既有成筭也必矣。舊政府之時。有神田一萬三千石。以頒給社司僧徒伶人等奉仕者。其修造之費。則又屬別途支出云。午後。倩導者。折市而右。就捷路。度石穿草。惴惴惟導者之足跡是視。炎日赫赫。流汗如雨。有樹陰必休憩。遇水流必掬飲。抵一岡阜。遙望白練懸於山腹。即霧降瀑也。路傍有歌人蓼太咏歌碑。藉草而坐。東面山脈起伏。一峯獨秀者。筑波山也。平野迤邐如掌大者。那須野原也。長流屈曲如曝布者。鬼

瀑降瀑全
馬出懸崖

怒川也。大抵山亘遠望。水亘近視。余欲觀瀑身。促導者入溪。路細苔滑。捫蘿側行。鞢鞢貫耳。神往足疼。顛躓者數回。遂到潭上。瀑勢依山骨。層層注下。一層濶一層。每層成嵌缺。暫養餘勢。山骨位置極巧。平鋪水量。令無渴處。其厚不過數寸。可步而橫斷焉。高凡三十丈。濶過十五間云。飛沫如霧。瀉聲如雷。導者說勝景。只見吻動。口耳相屬。始辨其言。脫衣一浴。身世俱喪。日光山中多瀑。其數過四十。而華嚴裏見般若布引等。最著名。皆在中禪寺街道。雄奔猛烈。如英雄豪傑。當要路。耀其功業者。而此瀑僻在東隅窮山之中。

瀑泉有君子
間獨無矣

韜光畜德。如耻與彼諸瀑爭伎倆者。蓋瀑泉之君子者也。清冷不可久留。攀細徑而上。路險石秀。舉足高于胸。咽喘舌焦。十步一憩。僅到頂上。輒困頓坐地。不厭泥土。嘗草露療渴。須臾兩大至。踏奮路而歸。到旅寓。衣袂下滴。更衣呼酒。氣息復常。入夜。新月侵席。快甚。

七月二十七日。召重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七月二十八日。欲赴中禪寺。沿路觀華嚴裏見等瀑。泉會雷兩大起。輿馬不得進。蓋日光之為地。山巒四圍。樹木深鬱。至菱月。無日不起雷雨。爽涼如晚秋。甚。

宜避暑。吟詩消日。

七月二十九日。自今市左折。數里渡鬼怒川。川經宿
雨。水勢猛駛。漁人網獲香魚甚多。此間屬支道。村家
稀疎。行客甚少。四面山林甚美。嘗聞諸識者。曰凡林
木之類。分為二種。伐幹輒枯朽者。謂之針葉樹。松杉
檜之類。是也。其用適家屋之材。伐幹輒萌孽生者。謂
之廣葉樹。檜櫟櫟之類。是也。其用適薪炭之材。針葉
樹。不經二三十年。則不盡其用。廣葉樹。經七年或十
年。則盡其用。皆人生必用之物也。故養針葉樹者。必
將其實長其苗。不可久繼植之用。此間農家。皆種其

植物學亦不可不知

小說多寫境
假托為耳君則
身不遺其地獨
幸不遺其地獨

苗。整整如麥畦。可知用意之厚也。過薄葉村。出那須
野原。青草接天。渺無際涯。至岩代州界。有二原。皆東
西六里。南北十里云。因記。十九年前。文久辛酉之九
月。孤杖過此地。當時齡二十八九。意氣昂昂。有暴虎
之勢。深秋晷短。過薄葉村。日全沒。四面茫茫。只見茅
花動風。如招人耳。衰蟲咽露。夜氣淒冷。尋一條細徑
而行。到路線支分處。踟躕低回。出所携磁盤。照星光
取方位。時望燈光出於林間。喜有人家。急步就之。則
忽滅。不知其處。蓋鬼燐戲人也。夜半得出街道。今回
思其情況。恍如夢寐。嗟。百万頃之平地。棄為荒蕪。真

時

武人政治之世
惟貴糧食非種
穀蔬不視為田
園豈知桑茶菘
薯芋亦可播
而其利矣吾
兄滿腹經濟置
矣活數也

可惜也。或云。土淺近砂石。不可播種。或云。穿井難得
水。不可棲農民。余視地質。漆黑輕鬆。固非沃土。而近
村之區。墾闢種桑麻。播黍稷。皆鬱鬱蕃茂。可知有多
少收益也。夫桑茶宜砂石之地。或為桑田。或為茶園。
或播種新材亦可。且東有箒川。西有那珂川。發源於
那須山。導之疏之。以貫流原中。豈無其術哉。蓋土地
潤。而人口少。不遑及焉耳。余前經過西國。視穿山為
圃。填海為田。寸地無不著鋤痕。感不能已。晚抵太田
原。投岩井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六。曰今市。曰
大渡。曰舟生。曰玉生。曰矢板。曰澤村。

七月三十日。曉發。大霧四塞。不辨山河。官道甚闊。積
礫滿地。或高或低。車行甚遲。抵白坂。即磐城之國。距
此四里餘。關山之上。有古關遺址云。抵白河。投本町
柳屋。晚雷送雨。過涼。欲襲衣。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
驛四。曰鍋料。曰越堀。曰蘆野。曰白坂。

七月三十一日。乘閑散步。城樓毀壞。石壁僅存。市街
屈曲。烟火蕭條。無足觀者。此地當陸羽孔道。又南走
常陸。北走岩代。越後。為四通之衢。封建之時。三陸兩
羽磐岩七州之藩主。陸續來宿。殆無虛日。旅館四十
八戶。列簷並棟。壯麗相連。明治以來。時勢一變。且經

賢人之所為
事亦傳

五年前火災。今屬衰敗。戶數凡千八百餘。蓋磐城之
為地。山脈南走。連下野。又向東支出。界常陸。地形與
岩代。犬牙相錯。阿武隈川貫流之。西隅接陸羽之大
山。山谷幽邃。地勢隆污不一。磽确居半。瀕海一帶稍
平遠。有魚鹽之利。而港灣淺小。不便漕運云。
八月一日。乘曉涼。游驛南南湖。矮山圍水。綠陰相映。
周四二十町餘。有茶店二戶。煮茶待客。幽邃清冷。山
上有故藩主樂翁名勝咏歌碑。花時霜候。最宜觀游
云。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八月二日。發白河。道路多丘阪。下車而步者數回。過

矢吹。山漸開。道漸平。抵須賀川。即岩代之國。市街清
楚。頗為殷富之鄉。沿道人家。紡繭絲。巷為東。光瑩如
雪。又養菱蠶。擷桑翻箔。婦女皆蓬頭垢面。如不知暑
熱。山脊洲背植桑樹。嫩綠鬱然。四望如雲。蓋橫濱開
港以來。養蠶之利大開。人民勤勉。就恒產。安達信夫
伊達三郡。最為盛大云。抵二本松。投本町扇屋。市街
跨山。曲折相連。戶數凡三十餘云。是日。行程十七里
餘。經驛六。曰小田川。曰矢吹。曰須賀川。曰郡山。曰高
倉。曰本宮。
八月三日。過清水町。降長阪。四面稻田萬頃。阿武隈

川來自西。貫其中央。風景闊然。渡信夫橋。抵福島。投
十二町目藤屋。樓閣北面。信夫山在眼中。清風習習。
借枕一睡。始忘毒熱。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二。曰松
川。曰清水町。

八月四日。有事赴縣廳。廳在舊城內。因襲舊築大茅
屋。喬木四面林立。如山中豪農之家。儉素可喜也。市
店鱗次。物貨稍足。頗為殷闢之地。阿武隈川繞其南。
有漕運之便。戶數凡千九百餘。但家屋麤造。或茅或
板。傾歎醜陋。其青堊粉壁。不及十分之一。獨娼家甚
壯麗。有過都下游郭者。蓋若代之為地。陸羽之山脈。

蜿蜒來自北。一西折轉南。界羽越。又鬱積接二野。一
南走貫州中。入磐城。其東阿武隈川北流。通漕運。猪
苗代之巨浸。同衆水注西疆。亦便漕運。河干之地。大
抵廣衍。宜蠶桑。風俗樸摯云。午後轉寓同町上野屋。
八月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熱甚。
寒暖計殆上百度云。

八月六日。發福島數里。道路無磧礫。山低樹平。抵越
河。又入磐城之國。過白石。楮圃桑田。鬱鬱夾路。渡白
石川。長橋如虹。抵金崎。即陸前之國。山漸遠。田漸闊。
四望豁然。浴阿武隈川。抵岩沼。投玉屋。自發東京。旬

讀亦爽涼

餘經過山中。頗厭菜蔬。此地近海濱。魚鱗甚饒。旅飯有味。是日。行程十六里餘。經驛十一。曰瀨上。曰桑折。曰藤田。曰越河。曰齋川。曰白石。曰刈田宮。曰金崎。曰大河原。曰船迫。曰槻木。八月七日。葺食早菘。田稻舍露。殘月在地。光輝相映。眼界皆田塍。道路如砥。蹄輪絡繹。抵仙臺。投國分町安藤屋。午後散步。過市街。游公園。花木陰映。甚有雅趣。西望舊城樓。今為鎮臺兵營。園中有林子平功德碑。叙履歷甚詳。馬高山彦九郎為泣癖。可謂奇男子也。城市方一里。市店栉比。物貨充足。戶數凡一万二

千餘云。蓋東山道之大都會也。然而家屋矮陋。除大町國分町之外。蕭然如荒村古驛。街路不潔。磧礫害步。豈人情素樸。不求觀美歟。將懶惰之進取之氣歟。蓋陸前之為地。山脈連亘。西北劃陸中羽前。南連岩代。北方二郡。狹長沿海。牡鹿一郡。曲出東方。抱港灣。松島羣嶼。碁布其西南及中央。土壤平行。阿武隈川限其南。北上川來自北。有運輸之便。米穀之產。最饒云。東京古諺云。仙臺不給。則江戶百萬之人口。忽有菜色。蓋非誇言也。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三。曰增田。曰中田。曰長町。

八月八日。折市而東。行田塍之間。抵鹽竈村。詣鹽竈神社。社在村北山上。殿宇壯麗。老杉圍繞。蟬語與鳩聲相和。爽涼襲人。村南有神代煮鹽大釜四。積鏽剝蝕。水成赤色。其形扁平如皿。蓋奇物也。倩舟數千賀浦。島嶼星羅棋布。或小或大。青草蒙茸。其巔生松。有踈者有密者。其腰巉巖削立。潮痕如帶。貝殼貼之。其腹空洞。從罅隙。可望他島嶼。最奇觀也。如靴者。如冠者。如鳥啄者。如獸跪者。千態萬狀。無一複筆。天造之妙。非意想之所及也。南自千賀浦。北至磯崎。大小凡四百餘。舟中所觀。其數四十八云。舟子一一說其名。

不遑記焉。羣嶼錯出。為大洋之屏障。水淺波平。薄暮達松島。投觀瀾亭。亭故藩主之所築。舊稱月見御殿者。今為旅亭之有。屋宇宏壯。屏障皆貼金。揭兩奇晴好扁額。係舊藩主某筆蹟云。地在高丘。東南豁然。縮島影波光。為眼中物。水風侵席。過冷欲襲衣。主人割鮮勸酒。快甚。恨久月夜之觀耳。世併稱安藝嚴島丹後天橋立。為日本之三景。余經過實地。知其評之不倫也。蓋嚴島為美則美矣。天橋立為奇則奇矣。而其規模褊小。一見即盡。豈如此地之遊觀連日。猶不足盡其勝哉。雖以嚴島為妾。以天橋立為臣。可也。是日。

不惟下斷

行程七里餘。經驛一。曰鹽竈。

八月九日。詣瑞巖寺。寺係舊藩祖伊達政宗創建。結構偉麗。堂宇宏壯。別設御座所。蓋政宗蠶食東北諸州。向中原賈餘勇。欲迎鑿興於此也。顧遇豐臣氏之英邁。德川公之老練。翻然改其圖耳。明治九年。今上天皇東巡。偶以此寺為行在所。政宗之遺志。成於三百年之後。可謂奇遇矣。村家瀕海。屈曲相連。戶數不過百。為蕭然村落。而車馬來往不絕。蓋仙臺與石卷港之通衢。致此輻湊也。近村之地。多鑿山腹。取石材。以其洞中。為蓄室。可謂至便也。薄暮風動雨來。鳴喚

雄鷹奮而勝
虎翼公孫遂萬

又曰想見英雄
泉下掀撥而轉
迎

奇景瀟灑
在目

又曰退庵先生
亦多情

落烟中。或隱或見。不可端倪。漁舟收網。東西來歸。水禽啾啾。去無踪跡。十里烟波。不見一點黑子。日暝天晴。漁火遠近相連。其中斷者。蓋島影隔之也。留連至深更。

八月十日。將發松島。繾綣踟躕。如與美人別。屢顧盼而去。又抵仙臺。投國分町伊勢屋。雷雨一過。炎熱如洗。是日。行程七里。經驛二。曰利府。曰原町。

八月十一日。自仙臺以北。道路石少。行山坡之間。連驛荒涼。行客甚稀。抵高清水。投中村屋。是日。行程十四里。經驛六。曰七北田。曰富谷。曰吉岡。曰三本木。曰

余亦同論
世固有此說不
惟走蝦夷入韃
韃得遺蹟或為
元主祖之說亦

古川曰荒谷。
八月十二日。過有壁數町。即陸中之國。抵磐井。市街
殷贍。為形勝之地。抵衣閑村。過中尊寺山麓。喬樹鬱
鬱。道路晝暗。寺係藤原清衡創建。當時有堂塔四十
餘。僧坊三百餘。今存堂塔二十餘。僧坊十八。其寶藏
有義經自殺小刀。辨慶立往生木像云。蓋九郎間關
流離。從辨慶等數人。易服變形。來依於清衡。孫秀衡
及蒙鎌倉之兵。主從戰死。史之所傳如此。余謂九郎
強忍膽智。決非恭默授首之人也。世傳蝦夷地方有
九郎故蹟。安知不主從為伴。北走蝦夷。為後圖。猶乃

有

叔八郎渡南島。留將種哉。其小刀木像。皆係後人摸
造也。必矣。方今北海道就開拓。政化通通。其土人中
安知不有傳九郎之系譜者哉。自平泉至衣閑。山迫
地狹。衣川貫流其間。亦一衣帶水耳。其形勢。非鎮守
府將軍。陸奧出羽押領使。開府治之地也。豈山川亦
因古今變其形歟。抵水澤。投大泉屋。是日。行程十六
里餘。經驛八。曰築館。曰宮野。曰澤邊。曰金成。曰有壁。
曰磐井。曰山目。曰前澤。
八月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晚來
大風雨。冷甚。

八月十四日。終朝雨甚。過黑澤尻。見巨浸。即北上川也。幾源岩手郡。長流至陸前石卷港。長七十里餘。川身最濶。過六町。有舟楫之便云。自花卷至盛岡。十里餘。大道如髮。松林相圍。無一丘垤。兩邊田野茫茫。山巒延亘。距離遠近。皆同。抵盛岡。北上川貫流街衢。長橋架之。曰明治橋。漕舟數隻泊其下。形勢甚偉。投六日町古川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四。曰金崎。曰黑澤尻。曰花卷。曰郡山。

八月十五日。有事赴縣廳。廳在市街北。中洲川貫之。渡長橋。有公園。有勸業場。紡織之業最盛。堰河水為

溝渠。水清流急。城櫓毀壞。基址獨存。喬樹鬱鬱。爽氣逼人。岩手山突兀雲表。風景絕佳。市店櫛比。街路修潔。或有建築驚目者。其規模。雖不及仙臺之半。形勝則過之。戶數凡四千二百餘。蓋陸中之為地。陸奧之大山脈。分二岐南走。其西者劃羽後。東者鬱結中央。北上川貫其中間。全地原隰曠遠。多磽确。盛岡以南。稍為沃壤。閉伊九戶二郡。瀕東海。有魚鹽之利云。

八月十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八月十七日。自盛岡以北。道狹山多。而土砂平硬。猶可行車。險處下。平處乘。頻頻下上。猶春雀孳尾。村落

奇喻妙喻

山口

卷之三

三

稀疎。民俗醜陋。老婦眉長齒黃。頭髮蓬蓬。一見難辨男女。踰中山嶺。即陸奧之國。抵一戶。投西村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三。曰澁民。曰沼宮內。曰小繫。八月十八日。侵曉霧而發。四面蒼茫。疑出曠野。而路漸險峻。樹漸深鬱。旭暉破霧。身已在深山。此間山巒攢疊。澗谷深阻。驛亭之外。絕無人家。欲乞水火不可得也。山腹稍扁平處。徧著鋤痕。菽粟蕎麥。蕃茂甚美。遇耕夫。問其家。則遙指谷底。溪路迂回。來往殆費半日云。民力之勞可知也。抵三本木。投中島屋。是日。行程十四里餘。經驛七。曰福岡。曰金田市。曰三戶。曰淺

水。曰五戶。曰傳法寺。曰藤島。八月十九日。發三本木。四面平野渺茫。青草粘天。南北四里餘。東西八里餘。東邊谷地頭村。有牧社。牧牛馬。凡三百頭云。原中見馬羣。嚙草游戲。抵野邊地。出海濱。波濤洶湧。眼界豁然。可望北海道之山影。過漁村。路上鋪海扇貝殼如雪。其肉如餅。割而串之。抹鹽豉為炙。味甚甘。其殼大者可為鍋。抵青森。投濱町田澤屋。是日。行程十九里餘。經驛四。曰七戶。曰野邊地。曰小湊。曰野內。八月二十日。有事赴縣廳。市店多新築。縱橫開街。物

貨稍足。店前皆造虛簷。便人行。備冬間積雪云。離市一里。有鎮臺分營。粉壁青甍。為儼然構造。此地本蕭然一漁村耳。函館開港以來。四方人民來住。稍為聚落。戶數凡三千餘。蓋陸奧之為地。東西二隅。屈折相拱。容海隔津。輕峽對北海道。山脈起中央。南走支脈。西折劃羽。後東方曠野相接。多磽确。西疆土壤稍肥。民勤耕種。兼漁獵云。家書至自郵便局。

八月二十一日。乘漁船。薄暮達函館。查吏數名至。薰藥氣。注藥汁。始許上陸。蓋防疫氣也。上陸。即渡島之國。投東濱町岩島屋。樓臨海面。泊船齋集。舷燈照射。

水面光彩相映。如金龍飛躍。市聲繁盛。甚慰旅愁。夜半大風雨。板屋點滴。終夜有聲。是日。行程五十八里餘。

八月二十二日。有事赴開拓使支廳。函館之地。山巒環拱。抱水。水深數仞。大艦巨舶可近岸碇泊。街衢南負山。北臨海。平地甚少。東西連亘。高低為層。市店美麗。百貨輻湊。物產輸出之盛。海內無比。為北海第一之都會。戶數凡六百餘。日有蕃殖之勢云。游街東公園。築山植樹。未及成切。地位高燥。最宜眺望。游步。有小博覽館。列北海道物產。大抵磐岩三陸之地。

其國可想亦
尤情此二物

晝苦蠅。夜苦蚊。及渡海。總念此苦。豈地質令然邪。抑
人事致之也。蓋北海道之為地。渡島南向陸奧。其狀
如伸頸張頤。宛折趨東北。為膽振後志。直石狩。負脊
之要。天鹽北見。日高十勝。排南北。為左右翼。釧路為
其臀。根室之地。岬角相望。為其股。十島曳尾。其後石
狩十勝之二高山。對峙全道之中央。支脈四布。諸大
川大率發源于此。衆水分流。西為石狩川。西北為天
鹽川。北為常呂川。南為大津川。土民業漁獵。石狩十
勝之原野曠漠。土壤肥沃。而耕稼未開。風俗鄙朴。言
語衣服皆異內地云。

故俗異其
平三國通覽

八月二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往
昔北海道之地。曠漠無人。函館福山之外。成聚落者
甚少。明治之初。置開拓使。生齒日繁。而問其聚落戶
數。則福山四千四百九十餘。江刺二千二百三十餘。
小樽千百三十餘。札幌七百五十餘。石狩三百六十
餘。室蘭百五十餘。根室百四十餘。而四方人民來寓
者。居其八分云。以故無故俗之可記者。

八月二十四日。逍遙市中。觀劇場。
八月二十五日。乘漁船。是日。天氣朗晴。風恬波靜。倘
徉船脊。快甚。薄暮達青森。投安方町新木屋。是日。行

程五十八里餘。

八月二十六日。發青森一里餘。原野就墾闢。穀苗蕃茂。眺望甚美。過新城。山谷連亘。津輕坂橫絕。其間道路甚險。抵浪岡。田野渺渺。稻花薰人。岩木山突兀。西北。張翼數里。其狀如倒懸摺扇。世稱津輕富士。宛然富岳之兒孫也。但黑髮鬢鬢。未及戴白耳。抵弘前。投本町永井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三。曰新城。曰浪岡。曰藤崎。

八月二十七日。此地市街屈曲。道路高低。本町一條。市店美麗。絹舖陳箬。頗有都樣。其他街衢不潔。溝渠

臭穢。家屋矮陋。無足觀者。街北城址。喬樹鬱鬱。青草沒壘。戶數凡六千九百餘云。仙臺以北第一之大邑也。產出米穀。其額巨大。輸出北海道。利益甚多云。八月二十八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八月二十九日。發弘前數里。行田塍之間。抵碓関。倩馬。此行騎馬。是為始。馬苦蠅虻。狂躍欲倒。馬夫勒制甚謹。上矢立嶺。老杉鬱鬱。不見天日。斧斤之聲。遠近相答。踰絕頂。即羽後之國。林木益美。下嶺。田野開。村落連。穀蔬蕃茂。林樾點綴。其間。道路甚修潔。抵大館。投加賀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三。曰石川。曰碓

関。曰白澤。

八月三十日。倩舟下能代川。川發源陸奥。過陸中。至能代入海。長二十五里餘云。水勢或緩或急。清澈可掬飲。老楊夾岸。稻田相連。設堰河身。蓄水供灌溉。中缺一角通舟。水勢奔放。如懸瀑。舟子請客上陸。以油紙掩貨物。一人在首。一人在尾。各操楫。倒舟而下。水怒浪立。餘沫吞舟。須臾舟浮中流。舟子全身皆濕。到緩流處。杓水載客。危險不可名狀。如此者二回。山漸開。水漸潤。舟行甚緩。晚抵鶴形。上陸。投小林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

危險果如是乎
置川桂川之
上流下岩間舟
子在船操楫倒
下然亦其險不
及此

八月三十一日。發鶴形七里。山路崎嶇。抵森岡。乘車有大湖。曰八郎瀉。一名琴湖。東西三里。南北七里。水濱皆稻田。漁村相連。過大久保。出海濱。沙路漠漠。車輪半沒。過土崎港。泊檣林立。人家稠密。為繁華之鄉。會惡疫流行。官吏醫員奔走為豫防之計。入夜。抵秋田。投大町沼田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九。曰檜山。曰豊岡。曰森岡。曰鹿渡。曰一日市。曰大川。曰下蛇川。曰大久保。曰土崎。

九月一日。有事赴縣廳。市街短東西。長南北。人家列棟。板屋義麗。物貨輻湊。兩羽第一之大都也。戶數凡

七千五百餘。蓋羽後之為地。山勢來自陸奧。劃東北
二方。鬱結中央。產材極多。能代川注北疆。御物川貫
南方。男鹿山突出西方。擁八郎瀉地。味礪确。不宜果
穀。沿海頗有繁盛之區。云是日。有疾。招醫服藥。早卧。
夜半監獄人。市民喧噪。

九月二日。葭秋田數里。田野大開。道路甚平。自境至
新和野三里。山巒羊腸。新和野以南。道路大修。土切
削高填低。變曲為直。可謂盛舉也。抵大曲。投鹽屋。是
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八。曰豐島。曰和田。曰境。曰上
定川。曰新和野。曰北檜岡。曰神宮寺。曰花館。

九月三日。道路平坦。終日行田。膝林樾之間。西望鳥
海山。突出雲表。直立六千四百六十尺餘。兩羽第一
之高山也。抵下院內。投齋藤屋。是日。行程十四里餘。
經驛四。曰六郷。曰金澤。曰横手。曰湯澤。

九月四日。發下院內數里。上雄勝嶺。路甚險峻。有穿
山腹作隧道之舉。土石脆鬆。易崩壞。今廢之。別經營
鑿開新道之舉。此地有金銀礦。採掘甚盛。云踰絕頂。
即羽前之國。過及位。又踰峻嶺。驛馬痛。馬夫疲。休憩
者數回。中田以南。新道漸成。削山填谷。巧作平路。遇
頑石。火藥摧之。令不阻車行。蓋人民之富。生於物產。

之興。物產之興。生於運輸之便。運輸之便。生於道路之平。縣官之用意。其在於斯歟。自金山乘車。兩大至。衣袂沾濕。冷甚。抵新莊。投中島屋。三陸而羽磐岩之七州。土人言語。古稱難通。余經過磐城岩代陸前陸中。驛路旅亭。不復苦對話。盖由置縣以來。人民交通。智識漸開也。至陸奥羽後。則纔辨里程。物價大畧耳。今入羽前。語言又通。因思風俗言語之異。非由地形然。由政治為之區畫也。今王化徧及遐邑。僻陬。乃知風俗言語。海內歸一。盖在迩矣。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上院內。曰及位。曰金山。

或有此理

山形縣廳之土
木最著名者

九月五日。發新莊數里。有酒田鶴岡之支道。行客漸多。路傍茶店。賣餅鬻果。楯岡以南。田野大闢。多種烟草。擷其葉。曝之。簷端。比屋皆然。青黃錯雜。晚抵山形。投旅籠町後藤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七。曰船形。曰蘆澤。曰尾花澤。曰土生田。曰楯岡。曰六田。曰天童。

九月六日。有事赴縣廳。街衢通溝渠。水聲淙淙。市店屈曲相連。長一里餘。大抵茅屋醜矮。而學校病院官舍之建築。結構巍然。摸洋製庭園樹木。蓊鬱甚美。猶羣鷄之一鶴。殊驚人目。戶數凡四千百餘。日有蕃殖

之勢。蓋羽前之為地。山脈綿亘。東南界岩代。連越後。最上川左右。頗平曠。肥瘠相半。田川郡獨有漁鹽之利。民多業蠶桑云。

九月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九月八日。曉發行田勝之間。入置賜郡。山麓水涯。桑樹鬱鬱。幹皆老大。蠶事之盛。可知也。赤湯以南。山開田闊。大道如髮。抵米澤。投荒町。只戶屋。日猶高。散步近街。人家矮陋。市聲蕭索。戶數凡五千餘云。過士族居地。家屋儼然。機聲相聞。絹帛之產。為東國之冠。其授產之法。出於舊藩主上杉鷹山遺澤。士族至今不

墜其恒產云。方今天下。士族之窮已極矣。窮斯濫者。人之情也。其放僻邪侈。無所不為者。或將踵起焉。安得有如鷹山其人。而統理內務之任。舊識日賀多來訪。相携遊今町酒樓。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七。曰上山。曰川口。曰中山。曰小岩澤。曰川樋。曰赤湯。曰糠野目。

九月九日。曉來大風雨。以車馬不進淹留。往街南劇場。

九月十日。發米澤。右折。入若松支道。舟坂。綱木坂。皆險。上檜原嶺。路益險。樹益深。雲霧四塞。只聞前人語。

聲。有石倚焉。有水掬焉。雲入襟袖。澗澗有聲。渾身皆濕。清絕疑入仙境。上絕頂。又入岩代之國。躋攀近二里。無尺寸平坦地。蓋陸羽第一之險路也。絕頂有民屋二戶。夾路相對。製木器為生業。四壁皆以繩聯板。不施釘。蓋便遷徙也。凡深山有材。運輸無路之地。窮民寄寓。製杯捲盃金雜具。負戴入市。謂之木地師。村盡則易處。猶太古人民逐水草遷者。蓋農家傾產流落者。多從事於此云。其婦迎客語曰。冬間積雪丈餘。絕無行客。猪鹿之聲。高在屋上。饑猿或爪板。聞蒼際。兒輩慣聽。嘻嘻相笑。不復覺其岑寂。人生不凍不餓。

山中有此如道
之亦不過此

則足矣。此之豪農之患水旱。富商之憂火盜。官吏之驚寵辱。則甚安矣。余聞其言。憮然曳杖而去。下山道。路汗蒸。橋梁圯壞。僅通人行。回顧羽前全州。恰如出堂廊。入泥塗。過溪間一里餘。抵檜原。投大和屋。自關町以南。驛店無與馬之備。有牛僅馱物貨。以故徒步。踰三峻嶺。疲困甚。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二。曰關町。曰綱木。

九月十一日。發檜原教里。石蹊凸凹。泥土活活。換草鞋者數回。自熊倉以南。山影漸遠。田野大開。始覺出人間界。過鹽川。乘車三里餘。抵若松。投榮町清水屋。

七
若抄少一慨何

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大鹽。曰熊倉。曰鹽川。九月十二日。此地市街長東西。短南北。茅簷板屋。櫛比陳肆。人參。蠟燭。漆器。銅器。為本郡之名產。戶數凡四千八百餘云。四面山岳重疊。如圍屏障。晚訪舊識。秋月。談話至夜。

九月十三日。終日陰雨濛濛。簷滴不斷聲。

九月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九月十五日。發若松一里。上瀧澤嶺。磧礫滿地。路甚險。籃輿傾倒。是行。乘輿是為始。抵赤井。傭馬。馬苦虵。狂躍不堪。鞍步而過。此間支道。行客甚少。驛店蕭

條。抵三代。投高砂屋。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四。曰赤井。曰原。曰赤津。曰福良。

九月十六日。蓐食踰勢至堂嶺。曉涼透衣。冷甚。泥濘活活。履齒皆沒。過飯土用村。又入磐城之國。入夜。抵白河。投本町柳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勢至堂。曰江花。曰牧野內。曰隈戶。

九月十七日。發白河。雨始晴。官道闊大。車行甚便。過白坂。又入下野之國。蓋野越堀之間。有二十三坂之名。比之若松支道。猶平坦也。抵太田原。投岩井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白坂。曰蘆野。曰越堀。曰

鍋掛。

九月十八日。發太田原。路傍皆原野。蓋那須野之餘裔也。喜連川前後。坂阜重層。抵阿久津。自是下舟。直可以達東京云。渡鬼怒川。水為二派。中生大洲。此邊大抵原野茫茫。村落稀疎。抵宇都宮。投傳馬町白木屋。氣候頓異。脫袷換單。尚欲用扇。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五。曰佐久山。曰喜連川。曰氏家。曰阿久津。曰白澤。

九月十九日。詣二荒神社。地在高阜。可俯瞰全市。市街延亘山谷。高低屈曲。倉庫皆以石造之。市店物貨。

皆微。東京旅亭善待客。飲饌適口。余經過陸羽地方。已五旬餘。苦旅店矮陋。飲食不潔。至是。忘逆旅之苦。此地當陸羽大道。西走日光。東走常陸。路岐甚多。搭客馬車。東西相通。旅客輻湊。頗為繁華之鄉。戶數凡三千餘。罹戊辰兵燹。建築未復。舊觀云。家書至。自郵便局。

九月二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薄暮雨至。暖甚。老蚊逼人。

九月二十一日。朝瞰入窓。東裝乘車。自街中右折。行原野之間。自枌木以南。田野大闢。道路平坦。過佐野。

左折。渡渡良瀨川。即上野之國。田塍萬頃。黃稻如雲。抵館林。投谷越町龜屋。是日。行程十四里餘。經驛。曰安塚。曰壬生。曰栃木。曰富田。曰和泉。曰犬伏。曰佐野。

九月二十二日。散步過舊城中。余本生此地。宅址今為櫻圃。而廢壕荒壘。尚存舊狀。五六歲嬉游之跡。宛然在目。憶父母之劬勞。風樹之感。不能已。詣谷越町大道寺。拜賴祖先墳墓。衢街南北相連。市店殷贍。物貨稍足。戶數凡二千餘云。廻訪舊識白井。至夜而歸。九月二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市

民及知先人者。陸續來訪。皆六十年前之人。白髮種種。座上如設尚齒會。

九月二十四日。發館林。行田塍林樾之間。過太田。出舊例幣使街道。道路平坦。驛店甚美。境町以西。桑樹夾路。紡織之聲。村村相通。抵前橋。投本町中澤屋。主人。即隨員山井之舊識。接待甚厚。居室靜幽。衾裯清楚。大慰旅愁。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五。曰太田。曰木崎。曰境町。曰伊勢崎。曰駒形。

九月二十五日。有事赴縣廳。市店縱橫。櫛比。建築美麗。物貨充足。蠶絲市場。最為殷盛。赤城山延亘東北。

此間有妙義山
與耶馬溪林
為音地類山
陽縣耶馬勞

利根川環流西南。形勢甚偉。戶數凡三千餘。日有蕃
殖之勢。蓋上野之為地。山勢來自岩代。越後。連信濃。
西北最重。疊利根川發源極北。衆水會同。為洪流。界
武藏東下。東南夷沃。饒蠶桑。民長縑織。勤商估。為繁
富之區。風俗健黠云。

九月二十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九月二十七日。發前橋。渡利根川。水量猶淺。流勢猛
駛。啣石。架船橋。濟人。過高崎。市店美麗。物貨輻湊。可
伯仲前橋。松井田以西。路漸高。遙望淺間山。烟氣騰
上。如在咫尺。過坂本。上碓水嶺。三年前新開大道。繞

外義五友細川
十洲揚抄我柳
耶馬若已迂路
是耶馬情字不
探於新傳者

山沿溪。變險為夷。大得運輸之便云。躋攀凡二里餘。
時候頓變。晚風凜凜。踰嶺。即信濃之國。抵輕井澤。投
龜屋。依火炙手。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五。曰高崎。
曰板鼻。曰安中。曰松井田。曰坂本。

九月二十八日。尊食乘車而發。板橋霜白。曉霧茫茫。
不辨咫尺。寒風撲面。耳朵欲斷。須臾朝暉。彩發山尖。
皆見。霧尚纏繞其腰腹。如湖心羣島。過追分。驛店壯
麗。驚人目。蓋以為中山北陸二道之咽喉。致此殷盛
也。自驛西右折。遠淺間山之麓。雲烟變態。全身無髮。
位地之高原。為本州第一之高山。過上田。市店美麗。

商業繁盛。為山間名邑。戶數凡千七百餘云。離市街南面山漸遠。野漸闊。道路平坦。車行甚便。北面山巒攢蹙。壁立千仞。如立屏障。山身稍有肉處。皆墾種桑。蠶事之盛可知也。出千曲川。川原濶處。七町餘。本州第一之巨浸。至越後州界。長凡六十里云。渡川數里。至犀川。兩川之間。稱河中島。不識庵機。山西將接戰之地。村家多賣古戰場繪圖。兩川皆架船橋。濟人。薄暮抵長野。投裏權堂花房屋。自追分以西。驛店村家相連。行客絡繹。道路甚闊。人家皆美麗。係十四五年來之造營。無有敗營頽屋。陸羽地方所未嘗見也。蓋

橫濱開港以來。蠶絲蠶卵之利甚夥。人民勤勉。致此殷富也。是日。行程二十里餘。經驛十。曰沓掛。曰追分。曰小諸。曰田中。曰上田。曰坂本。曰下戶倉。曰屋代。曰篠野井。曰丹波島。

九月二十九日。携旅擔。轉寓舍第。與津僑居。樓南面田塍。市塵不到。旅情甚安。詣善光寺。伽藍壯麗。佛體羅列。喬松為林。寺域凡一萬千四百步餘。天智天皇御宇。創建云。地位高處。南面恢濶。眺望甚偉。出寺門。地形漸低。兩邊市店櫛比。陳列百貨。戶數凡二千餘。蓋信濃之為地。山脈起自東北。南連武甲。起中央者。

南為二脈。西南至木曾諸山。最峻奧。產良材。北陸東海二道之大河。皆發源其間。分流南北。可見地勢之最高也。河中島一帶。稍平行。土性礫确。民多業養蠶。為本州第一之物產云。

九月三十日。晚辭興津家。又投花房屋。是夜。值舊曆中秋。月光如晝。絃歌甚盛。

十月一日。曉發自篠野井右折。過稻荷山數町。南望姥捨山。山下稻田環繞。稱為賞月之勝地。土人云。田有高低。水湛映月。背月下瞰。每田印月影。古歌所謂每田月者。是也。中秋之候。稻禾未熟。好事者。或有擲

金買數區稻刈之。觀每田月者。而車屬冗奢。未易與也。歲之四五月。田田蓄水。秧針未插。方此時。人人皆得與此觀。故稱中秋觀。每田月者。概屬誇誕。此言似有理。昨宵適值中秋。賞月之客。陸續來歸。抵桑原村。乘籃輿。上猿馬場嶺。風雨淒烈。肌膚生粟。升降凡三里餘。自麻績至青柳。路稍平坦。可行車。上立嶺。嶺上日全沒。烟霧蔽月。僅辨前路。磧礫嚙履齒。屢屢有聲。升降凡二里餘。抵會田。投米屋。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五。曰丹波島。曰篠野井。曰稻荷山。曰麻績。曰青柳。

見用心之周匝

十月二日。發會田一里餘。上刈谷嶺。外降凡一里餘。此之猿馬場立二嶺。稍夷。謂之松本街道三嶺。信州之地。除東南一二郡之外。皆不產竹。或有小篠竹。扶疎不成林。以故。壁骨用蘆莖。牆身用麻。裨桶工之。材多自上州。馱送。越後地方亦然。蓋地質不適此君也。余性愛竹。數日不接猗猗之色。心思憮然。抵松本市街。殷贍。物貨充足。戶數凡三千餘。為本州第一之大邑。投南深志町六番町樹屋。是日。行程四里餘。經驛二。曰刈谷野。曰岡田。

十月二日。自松本至洗馬。四里餘。道路如砥。出中山道。過本山。入木曾道中。石蹊屈曲高低。不能行車。過奈良井。上萃表嶺。外降凡一里餘。嶺上西望御嶽山。雲烟變黹。自是溪流向南。為木曾川水源。蓋山脈橫絕東西也。抵敷原。投河上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六。曰村井。曰鄉原。曰洗馬。曰本山。曰贅川。曰奈良井。十月四日。發敷原。山逾深。路逾險。抵福島。市街殷贍。為木曾第一之大驛。距驛數町。有木曾冠者之故址。云。過木曾棧道。有歌人芭蕉咏歌碑。絕壁之下。水流湍洄。成碧潭。土人泛剡木舟。濟人甚奇也。此地為御嶽山街道。近來信者。釀金。架大橋。如長虹。飲水。過寐

覺村。詣臨川寺。觀浦島太郎舊跡。溪水成潭。紺碧如藍。怪石聳立。上有一小祠。為太郎寐覺之牀。對岸樹林叢茸。處為太郎垂釣之跡。云。雜僧迎人。絮絮說來。由可厭。抵須原。投栢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宮越。曰福島。曰上松。

十月五日。路傍有官林標榜。檜樹蔚翠。鬱鬱蔽天。皆百年以上物。至飛驒州界。其幅員過五里餘。海內第一之官林云。木曾山中。村落皆汲山泉。無一穿井者。蓋林樹蓄水氣。山脈皆湧出清泉也。抵落合。即羨濃之國。山漸開。田野恢濶。自洗馬以西。經過山腰水溝。

土人說示路徑
往往有此類非
亭長結羽之類
蓋欲使行人知
亦有此徑耳

三日。至是。如出樊籠。抵中津川。投森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五。曰野尻。曰三富野。曰妻籠。曰馬籠。曰落合。十月六日。晚發抵大井。自前宵雨甚。驛長說下街道平坦。車行甚便。余數日經過山中。頗厭跋涉。便乘車左折。行田勝之間。雖無大峻嶺。石蹊凹凸。不免下車徒步。路屬尾張支道。驛舍稀疎。始悔不就本道。過多。治見村家多製陶器。竈烟裊裊。晚抵池田。投和泉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四。曰大井。曰釜戶。曰土岐。曰高山。

十月七日。聞有到岐阜捷路。倩導者負旅擔。自驛中

何不懲昨日之悔

右折入山徑。路細如綫。草艷勒鞋。上花立嶺。左望名古屋城。槽三里餘。不見一人家。過今井村。即尾張之國。抵大山。市街殷贍。望城槽於山松之間。青甍粉壁。不減舊觀。出木曾川。源流來自信濃。過伊勢入海。長凡四十六里餘。濶凡八町餘云。水勢猛駛如箭。中流築大堰數十町。大小青石。重疊為楛圓。如巨蟒曝背。蓋慶水勢。供灌溉之用。係近年土功云。隔堰東西。備渡艇一隻。水勢不能穩。自石罅湧出。淙淙如懸泉。甚奇觀也。渡川。又入美濃之國。過各務野。東西凡三里。南北凡一里云。出中山道數町。又右折就捷路。行原

好野

野田。野田之問。大抵信濃之山。秀拔而多木。猶壯士。然艷睥睨。美濃之山。迤邐而無木。猶老翁撫頤拜跪。造物者之手段。不可測也。抵岐阜。投常磐町。壺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一。曰大山。十月八日。有事赴縣廳。廳係新築。洒掃如拭。市街東負稻葉山。西沿長良川。屈曲相連。人家美麗。建築有西京風。道路修整。物貨輻湊。戶數凡三千餘云。出木曾道中。忽抵此地。如入大都會。稻葉山一名金花山。樹木翁鬱。峻巖壁立。有伊奈波神社。天正中。齋藤氏據之。稱稻葉山城。織田氏奪之。亦據之。稱岐阜城。天

我邦城制有天
主善此為始
耶穌教師之所
教故曰天主

守臺之跡尚存。長良川末流。有河渡川墨股川之名。
入木曾川。自水源長凡三十二里。濶凡六町餘。有漕
運之便。蓋美濃之為地。東北山巒連亘。更南走入三
河。西北山脈來自越前。為江勢之界。中央及西南多
平原。木曾川貫流。有灌溉之利。地味膏腴。五穀皆宜
云。

十月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余將抵
飛驒國。問其民俗。縣官告以舊政府置郡代統治之。
民俗大抵與美濃同。便託縣官以訊問筆錄之事。
十月十日。發岐阜一里餘。出中山道。渡河渡呂久二

川。河渡深而緩。呂久淺而急。皆通舟楫。過高堤長數
十町。有河水汎濫之患。可知也。左折入田邊之間。抵
大垣。投俵町安田屋。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二。曰河
渡。曰美江寺。

十月十一日。乘閑散步。市街斜曲為衢。家家皆出噴
泉。清冽可掬。溝流貫街衢。有漕運之便。市店美麗。道
路修潔。伯仲岐阜。戶數凡二千三百餘。為本州有名
之地。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月十二日。發大垣二里餘。出中山道。過閑原。山巒
漸覺。如閑關。此間元和古戰場。土人製繪圖賣之。過

大井川之為川
界近世之制也

今須敷町。抵一村。落即近江之國。所謂寐物語者。是也。凡各州之經界。必有大山巨川劃之。相模伊豆之於箱根山。駿河遠江之於大井川。比比皆然。而此地列簷合壁。為州界。義濃近江之人民。可臥而相語焉。寐物語之稱。古來奇之也。自栢原右折。行山間。上觀音寺坂。湖光如帶。延亘南北。甚奇觀也。抵長濱。投船町。破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壘井。曰閑原。曰今須。

十月十三日。此地人家。櫛比。縱橫成街。建築皆新。地瀕琵琶湖。漕運甚便。漁船來往。晨昏送響。湖濱皆種

桑。鬱鬱成林。縮緬之製。古來有名。機杼之聲。通衢相達。戶數凡千八百餘。為殷富之鄉。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錄成。付淨書。晚發長濱。過湖濱山麓之間。過鳥居本右折。踰切通。山上俯瞰彦根城市。瓦屋卦布繡錯。粉牆隱映。風帆烟楫。出沒於湖波冥茫之中。觀望甚美。入夜。抵彦根。投土橋町米屋。是日。行程四里餘。經驛二。曰米原。曰鳥居本。

十月十四日。此地城山突兀。瀕湖水。樓櫓挺立於喬樹之上。形勢甚偉。人家縱橫成衢。市肆殷贍。百貨充足。本町河原町最盛。風俗語音。宛然如西京。本州第

一之大邑也。戶數凡六百餘云。轉寓職人町遠藤屋。主人好文事。藏近世名家書畫幅甚多。展覽消旅愁。

十月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月十六日。欲乘漁船達大津。到湖濱。昨日來風雨淒烈。波高不能投錨。乃乘車過市街。出中山道。道路無積礫。沙軟土硬。車輪無聲。抵武佐。投錢屋。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二。曰高宮。曰愛知川。

十月十七日。過草津。出東海道。此道經十餘回往來。山容水色。如遇舊識。憩姥餅店。婢子勸餅。甘美如昔。

大抵近江之地。道路如砥。而處處有高阜。阜上即河身。窪然成路。砂礫乾燥。無一滴水。其高過於樹梢。過霖雨。則急流汎濫為患云。蓋山淺而樹木少故也。渡勢多橋。左折詣石山寺。僧坊夾路。樹林深鬱。堂塔立於奇巖怪石之間。紫式部著書之室。閉而不開。出崖上。湖光橋影。為眼中物。風景絕佳。前街旅店數戶。臨勢多川。列簷相連。樓臺皆美麗。晚抵大津。投川口町松坂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二。曰守山。曰草津。十月十八日。有事赴縣廳。廳在園城寺山中。假用僧坊。樹林蒼鬱。積翠欲滴。山中堂塔甚多。僧坊相連。寺

城七萬五千餘步云。為有名之古剎。其南端最高處。建塔尖狀。紀功碑。築砲墩狀。礎石。周圍作池。噴泉如霧。蓋衆庶醮金。吊慰西南戰死兵士之靈云。有休懋所。任游客觀覽。東北瞰琵琶湖。島嶼點綴。所謂八景者。可一望而盡焉。湖大亘十一郡。南北十五里。東西五里云。為皇國第一之大湖。漁船數隻。日夕來往。笛聲不斷。市店數條。櫛比鱗次。建築美麗。百貨輻湊。有都會之趣。西南山巒為屏障。東北空豁。水光連天。形勢甚偉。戶數凡四千九百餘。蓋近江之為地。山勢來自濃越。東西分二脈。各南走。為四隣之界。大湖居州

之中央。漕運甚便。其地控畿內。當三道之要衝。土肥民富。風俗伶俐。長商賈云。

十月十九日。過粟津。詣義仲寺。義仲墓傍。有歌人芭蕉墳。植芭蕉數十株。秋風破葉。風景荒涼。英雄與隱逸同墓域。可謂奇也。義仲遠裔某。立一大石碑。林氏撰文中。叙其履歷。與項籍相似。甚允當。余嘗有咏項籍詩云。大澤路窮。雖不之。楚歌四起。夜闌時。憐君勞力。同鷓鴣。歐鷓鴣。魚終為誰。嗟。義仲粗野不學。雖有驕暴之罪。而其中心正直。毫無姦雄竊權之迹。以愚罪之。則可矣。以逆罪之。則甚矣。世之為鷓鴣為獺者。徒

夜猶獲利甚重
我產亦世之常
備也

勞無功。而為業為淵者。坐擅其利。古今同轍。可勝慨歎哉。

十月二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月二十一日。發大津。上逢坂山。山腹穿隧道。功將成。鐵道職工奔走就業。過走井。鐵道線既通。削高填低。土功甚巧。抵追分。即山城之國。車馬來往。絡繹如織。抵京都。投木屋町栢亭。樓臨鴨川。東望三十六峰。積雨新晴。水光山色。嬋娟媚人。足慰北海東山跋涉之苦。有事赴府廳。市街清楚。物貨鮮麗。逍遙至黃昏。家書至。自郵便局。

典筆按此較諸
感觸頗類光界
如結亦是連夜
不寐之證乎

把筆按之關熱
視自己之冷淡

十月二十二日。冬晴如春。偷閑散步。拜故宮。訪舊友。山水之明媚。寺觀之壯麗。市店之修整。民俗之勤儉。海內不見其比焉。同舍有久寓一華族。不知其名氏。召妓數人侍左右。夜則絃歌助興。拳戲勸酒。揮豪耀奢。醉呼狂叫。至三更或五更。晝則正午出寢。携妓出游。余在其樓上。連夜不能寐。而一榻之外。固無禁他人對睡之權。因謂為華族者。大抵生而富貴。概以不學無術。執銓衡。治戎車。及皇猷大定。剝其權。制其祿。而尚優遇特異。尊其位。護其產。使之優游歡樂。度歲月。嗟。人生為華族。何其幸也。余貧窶一士族。常依俸

人情世故

金。僅養妻孥。其行役也。所齎官金。嚴限區域。皆有定額。車馬之資。旅舍之費。或有超其額者。尚何得存買一宵歡樂之餘。贏乎。即有餘贏。亦不得其餘暇也。大抵到一地方。直赴官廳。請撰里老。其居或在五里七里之外。急發喚狀。多隔一日而來焉。來則出問題。把筆錄答述。應對數次。務要無差謬。槩費半日時。問去則夜以繼日。叙其言。修其文。作草稿一篇。命隨員淨書。付郵送。或偷閑散步。亦非漫然。慰心目也。觀察土地。家屋。林木。等分界之景況。供訊問一助耳。嗟。人生為貧士族。何其不幸也。雖然。近世贊翼非常。皇猷者。

問訊形况因便叙此是不可少

槩不在福澤之華族。而在憂戚之士族。是又何故歟。張橫渠云。貧賤憂戚。玉汝成。嗚呼。為王者。抑又苦哉。出寢兀坐。挑殘燈記之。時鷄鳴報曉。十月二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晚束裝馳車。過伏見。渡觀月橋。點燈後。抵宇治。投菊屋家。臨宇治川。水聲涓涓。夢魂甚清。始免連夜不寐之苦。是日。行程四里餘。經驛一。曰伏見。十月二十四日。詣黃蘗山萬福寺。寺域廣闊。巨竹千挺。參天堂塔清潔。不留一塵。扁額多係隱元木庵筆蹟。其韻致不愧晉唐名人。古人云。書心畫也。又云。心

正而筆正。蓋心術邪偽。品行粗鄙者。未嘗有傳其筆蹟於後世者也。僧坊有讀書之聲。琅琅隔林。踟躕徘徊。心思欲禪。渡宇治橋。山青水清。白沙翠竹。點綴其間。風景幽美。令人欲賦菟裘。村家一條。東西相連。戶數凡六百餘云。市店甚少。詣平等院。有三位源賴政墳墓。藏其遺品數種。皆不足觀焉。出門堤下有扇芝。石欄作圍。立碑表之。邦俗稱結縷草。曰芝。三位自盡之時。藉扇而坐之處。其形如扇。埋木之歌。膾炙人口。蓋源家再興之勲。不得不以三位為嚆矢也。田圃多種茶。枝幹槎牙。概高不過四尺。而周圍及丈餘。根皆

續來經涉出于
意表者多頗娛
合意與羽行婦
落宜入總房而
轉入信州已至
京此行將終
若忽然入丹波
蓋經此陸山陰
之日遺之然讀

作溝。灌糞料甚多。製茶之品。為海內第一。余性嗜茶。傾囊買絕品。歸寓喫之。幽香穿鼻。清味沁腸。快甚。十月二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後。發宇治。過伏見。出竹田街道。自七條左折。抵檜原。投鍊屋山驛。荒涼。旅情覺寐然。是日。行程六里餘。經驛二。曰伏見。曰京都。十月二十六日。發檜原。道路崎嶇。踰追坂。即丹波之國。外降凡二里。山中霜早。林梢皆紅。抵龜岡。投新町烏屋。是日。行程三里餘。十月二十七日。此地街衢狹隘。市店寂寞。城壁毀壞。

者則忌之故為
奇想大章得此
法獨步于天下
往固而外無及
者

衰草沒徑。戶數凡千餘。產烟草甚多。其品在上等云。
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月二十八日。發龜岡數里。山蹊崎嶇。落葉滿地。車
輪不成聲。村家多種木賊。青青如麥畦。田稻收穫懸
架。數里如堵牆。社鼓喧闐。蓋祝豐稔也。抵篠山。投上
豎町丸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二。曰埴生。曰福住。
十月二十九日。轉寓二階町油屋。城址宏大。溝渠水
清。市店一條為街。瓦屋茅檐。錯雜相連。戶數凡千二
百餘。距海濱。南北皆十六里餘。地位山脊。寒氣殊甚。
蓋丹波之為地。山脈來自近江。若狹。縱橫分布。地形

高隆。南北諸州之水。多發源於茲。東北樹稠谷邃。西
南稍平曠。地質肥瘠不一。民俗樸陋。耕樵雜業云。
十月三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三十一日。發篠山。田野大闢。黃稻如雲。過古市
左折。踰秀坂。即攝津之國。過三田。市街屈曲相連。頗
為名邑。入夜。抵神戶。投海岸通佐野屋。是日。行程十
六里餘。經驛五。曰古市。曰三田。曰道場。曰結場。曰唐
櫃。

十一月一日。朝起。開窓。海光旭暉。煥發相映。蹄輪絡
繹。漁笛送響。快甚。勉乘瀛車。抵大坂。投大川町北川

屋。

十一月二日。連日冬晴。溫暖如春。散步消日。蓋大坂之為地。平野開東南。羣峯連西北。淀川橫貫其中。海灣抱擁其外。城市當海陸之衝。百貨輻湊。人民富庶。為中州之樞紐。風俗優柔。好奢靡。戶數凡八萬云。

十一月三日。是日。值天長節。滿市揭旭旗紅燈。閉店游戲。晚有烟火之舉。街衢士女絡繹。足表富庶繁華之態。與隨員酌酒。遙祝聖壽。

十一月四日。抵神戶。晚乘漁船。

十一月五日。紀州洋遠州洋。風波甚熾。

十一月六日。拂曉達橫濱。直欲赴總房。以囊金之衣服破。暫歸家。妻語兒啼。猶為客舍之想也。

十一月七日。八日。九日。在家料理公私事務。

十一月十日。抵新大橋。乘小漁船。出利根下流。河身甚濶。水色如藍。達行德。上陸。即下總之國。自前宵寒雨濛濛。路泥如漆。過船橋。人家稠密。頗為名邑。出海濱。沙路散布貝殼。車行甚便。抵千葉。投梅松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行德。曰船橋。曰馬加。曰檢見川。

十一月十一日。有事赴縣廳。廳係新築。洒掃甚清。街

南有千葉氏之城址。其盛時第宅市店一萬二千戶。餘及其滅。為蕭蕭一漁村。置縣以後。四方人民來集。稍為聚落。茅棟瓦屋。錯雜開店。戶數凡八百餘。日有繁滋之勢云。盛衰之理。豈意想之所能及乎哉。街北千葉神社。建築宏麗可觀焉。蓋下總之為地。州內無山。原野居四分一。利根川分派。界西北二方。巨浸灌之。漕輸頗便。而沿河之地。時被水患。其土亦墳。五穀皆宜云。晚訪舊友谷田貝。入夜而歸。

十一月十二日。葭千葉。道路皆沙。車行甚遲。村家皆設噴泉。清冽可掬。土民磨甘藷。製澱粉。白色如雪。渡

一小川。入八幡。即上總之國。山漸近。樹漸稠。過姉崎。出海濱。海藻充積。沙積渺渺。舍車而步。潮汐平穩。波色為黃。布帆點綴。如白鷗浮游。抵木更津。投伏見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六。曰曾我野。曰濱野。曰八幡。曰五井。曰姉崎。曰奈良輪。

十一月十三日。此地人家瀕海。數條成街。地成灣港。舟舶出入。旅客甚多。市店連簷。物貨綽足。旅亭酒樓並美。戶數凡九百餘。蓋上總之為地。南方負山。北方平行。接下總之曠野。東方一帶。海濱亘三郡。九十九里。濱連下總。漁業最盛。地質埴堅。有斥鹵之壤云。召

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十四日。發木更津。村家多種蓮。殆與稻田半。蓮根方熟。掘之洗之。積如丘山。為物產之一云。出海。澁。晨潮未退。車輪截水而行。奇甚。過佐貫。人家稠密。為一名邑。房州街道。行軍止於茲。此邊山身皆砂。屈曲通小徑。砂土脆鬆。沒履齒。抵湊。投松屋。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二。曰貞元。曰佐貫。

十一月十五日。渡湊川。行海岸。路窮處鑿山骨。僅通行人。亂石倒懸。勢欲壓人。洋面遙望伊豆大島。噴火騰上。焰影如雲。相州之山。延亘起伏。其海濱人家。畧

可辨疎密。過金屋。踰山角。即安房之國。海滋萬石起伏。當東南風濤之衝。日利月剝。為奇形異狀。此岸即鋸山之所起。峭壁萬仞。純骨無肉。石匠麇集。伐為材。鉅鑿之聲。遠近相響。沙濱積如丘山。其色蒼灰。其質脆鬆。易施工。以價廉途近。輸送東京。供建築之用。其量不貲。土人多以鑿工為生計云。鋸山之脈。居州內八分。山骨皆石材。可謂造物之無盡藏也。山腰水仙叢生。或有放花者。蓋鋸山。清澄小湊之諸山。劃斷北方。致氣候溫暖也。過市部。踰木根嶺。升降凡二里。過那古。道路平坦。乘車抵北條。投伊澤屋。是日。行程十

一里餘。經驛五。曰竹岡。曰金屋。曰本郷。曰市部。曰那古。

十一月十六日。北條之市街。連館山長須賀。延亘二十町餘。人家或有可觀者。安房第一之大邑也。戶數併千餘。館山有里見氏之城址。夫義實以羈旅之身。唾手取本州。畧二總。威震關東。保富貴九世。亦可不謂一世之英傑哉。距此三里有安房神社。列官幣大社。祠廟古樸云。有事不得造觀焉。蓋安房之為地。北方一帶。山脈橫亘。為州界。支脈走南。貫州中。為半嶋之地。地勢險阻。西邊稍平曠。土壤肥瘠相半。民業雜

農漁。鱗介之產。殊饒云。

十一月十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十一月十八日。午後乘小汽船。船滿載鱗族。腥氣撲鼻。倚舷遙望房總地方。所跋涉。歷歷可指。鋸山之頂。橫亘為起伏。剌峭鉅鋸。如列鋸齒。清澄小湊諸山。茫茫落雲烟。舟入江戶灣。新月破雲。嬋娟媚人。夜半連東京湊町。上陸。投行德河岸二葉屋。家在咫尺。不歸。有隻鳥過門。不入之想也。是日行程二十七里餘。十一月十九日。尋食到新大橋。乘一番汽船。達行德。又入下總之國。自船橋左折。道路平坦如砥。數里過

亦一頓挫亦一波瀾

陸軍操練所。短松枯茅。離離相連。東西凡二十五町。南北凡二十町。明治六年車駕親臨。賜名曰習志野原。距此數十町。有小金原。開墾就業。牧羊甚盛云。過臼井。左觀印旛沼。水光潋灩。布帆來往。東西凡二里。南北凡七里。有漕運之便。魚蝦之利云。抵佐倉。投有町駿河屋。自房州北條至此地。三十里餘。道路險惡。徒步跋涉。可費數日。今海路經東京。迂回四十里餘。而費日二日。路資減半。足不踏地。舟車之便。行旅亦大哉。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行德。曰船橋。曰大和田。曰臼井。

有是乎

十一月二十日。轉寓中町水戶屋。此邊地形起伏。城市在阜脊。左右垂下。屈曲為街。城址為東京鎮臺分營。溝渠通印旛沼。建築宏麗。形勢甚偉。市店皆茅屋醜陋。無足觀者。戶數凡千二百餘云。

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二十二日。過酒酒井左折。行田塍之間。荒山枯林之中。有農民宗吾墓。墓上茅屋數間。陳列佛器。揭宗吾靈額字。詣人絡繹。買護符。有供養堂再建之舉。芥介就業。門前旅店。連簷賣飲食。可謂盛也。佐倉城北將門山。有宗吾祠。此地則葬其刑屍之處。後人

尊崇香火如雲。凡為訴訟者。禱必有應云。近世歐米各國交際大開。民權之二字。始上人口。窮措大以是資口舌。操觚者以是弄紙筆。其設心。槩不過妬政府榮耀。羨官吏僥倖。尚何敢望有利民愛物之術哉。嘗聞諸識者曰。民權之實。以身命財產為大。其使用之。要十分自由。無一毫為他人抑制之義。彼宗吾者。傷暴吏橫奪民權之甚。不勝利民愛物之情。哀訴數回。不顧其身之為犧牲。併其妻孥被慘刑。可不謂民權家之鼻祖哉。彼以民權求名謀利之徒。聞宗吾之風。或可愧死焉。中古以來。勤王之徒亦多矣。而知有王

推尊宗吾義

家不知有自家者。楠公之外。無其人矣。愛護民權。忘其身者。舍宗吾其誰乎。楠公之忠君。如孝子之於親。宗吾之愛民。如慈母之於子。皆可謂空前絕後也。過山路數町。出成田街道。路傍林木甚美。係護摩講者寄附。建碑石表之。蓋供護摩永世之材也。抵成田。投大野屋。小憩喫飯。詣不動堂。樓門堂塔。皆宏壯偉麗。有勝東京淺草寺者。詣人浴寒水。解髻徒跣。走廊廡。其狀如狂。經藏廡下僧數人。袒衣舉刀。削護摩材。堂東有花園。植花樹數百株。蒂痕如髮。不留一塵。櫻樹或有放狂花者。觀游甚適。過新勝寺。廳事有數十人。

駢坐製護符。其狀如都下活版印刷所。信者之夥。可知也。市街一條相連。旅店最美。明王之威靈。亦大哉。是日。行程一里餘。經驛一。曰酒酒井。

十一月二十三日。發成田。道路多軟沙。過滑川。山漸開。田塍連天。見布帆於翠樾之間。蓋利根川之末流也。抵佐原。投上中町角古屋。午後散步。街衢長南北。短東西。川流貫其間。通利根川。有舟楫之便。漁船之號笛。晨昏不斷。市店殷贍。物貨充足。戶數凡千四百餘云。為本州有名之地。離市街一里。詣香取神宮。門外人家數百為市。樹林鬱鬱。神殿稍就朽敗。詣人甚

少。神武天皇十八年創建。今列官幣大社。距此數里。名古屋村。有贈太政大臣文貞公藤原師賢古墳。土人稱公家塚。前年內務卿奉勅建其碑。里人相謀。築祠廟。號小御門神社。落成在近云。有事不得拜詣焉。嗟。元弘之變。公之精忠大節。與萬里小路公相伯仲。而一蹶幽囚。以病薨。世人多不知其名者。今建祠廟。追崇其靈。人情之好義。有不可誣者焉。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三。曰荒海。曰神崎。曰大井戶。十一月二十四日。轉寓橫宿町江戶屋。午後乘閑抵津宮。倩舟渡利根下流。河濶如海。洲嶼十六。點綴河

身。蘆葦環生。中開稻田。縱橫通小渠。農夫來往。皆用舟。當初有七戶。今繁殖為數十戶聚落云。水雲渺渺。行舟穿蘆葦。出沒無踪跡。為水滸傳中梁山泊之想。過洲嶼。對岸即潮來。屬常陸行方郡。人家稠密。妓樓相連。為殷瞻之地。水路三里餘。達大船戶。上陸即常陸之國。抵宮中村。詣鹿島神宮。殿廡偉而古。殿前老樹千章。大可蔽牛。幽翠襲人。係神武天皇紀元辛酉之創建。今列官幣大社云。前香取神宮創建十八年。皆有數之古蹟也。隔水對峙。距河岸各十八町。蓋有神秘也。距此十町餘。有要石者。出地四尺餘。而其根

深通坤軸。昔人試掘之。役工丁數十人。連七日夜。終不能探其根云。俗傳固不足信焉。會日沒。不得造觀焉。就舊路。倩舟車。夜半歸寓。往來十里餘。疲倦甚。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後發佐原。抵押砂村。投佐原屋。是日。行程三里餘。經驛二。曰大井戶。曰神崎。十一月二十六日。發押砂村。行長堤一里餘。即常陸之國。過幸田。入山蹊。土質堅埴。植物皆宜。道路無峻阪。抵木原。倩舟出霞浦。南風便便。布帆如鸞。筑波山在面前。雙峰對峙。西曰男體。東曰女體。直立二千二

百尺餘云霞浦為本州第一之巨浸。直四郡。末流及下總。東西七里餘。南北六里餘。下流為浪逆浦。入利根川。產魚鰕甚多云。蘆洲鬱鬱。不見際涯。舟入河口。泊船蔽水。達土浦。上陸投川口町伊勢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四。曰阿波。曰古渡。曰佐倉。曰木原。

十一月二十七日。轉寓本町松屋。市街北負筑波山脈。南瀕霞浦。蜿蜒相連。形勢甚偉。人家義麗。商況繁盛。舟楫不出海。直達東京。漕運之便。可知也。戶數凡二千餘云。

十一月二十八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二十九日。發土浦。行林樾原野之間。道路平坦。車行甚便。過石岡。人家稠密。物貨輻湊。為繁華之鄉。過長岡左折。原野茫茫。短松枯茅。離離相連。是為新道。抵水戶。投上市泉町鈴木屋。是日。陰雲閃駭。北風凜烈。手足皆龜。一浴喫飯。始得蘇息。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七。曰中貫。曰稻吉。曰石岡。曰竹原。曰堅倉。曰小幡。曰長岡。

十一月三十日。離市街數町。詣常磐神社。社祭舊藩主西山景山二公。建築猶新。殿宇清麗。其樂堂有陣太鼓。徑五尺餘。竹鐃震天動地。起雲護風。三軍踊躍。

進思盡忠。十六字。描金。係景山公筆蹟。隸體飛動。令人肅然起敬。嗚呼。應仁以還。皇威墜地。僧徒掌文字。雖有一二以尊王藉口者。要之不過為自家營利之資。西山公天資英特。慨皇道陵夷。編國史。纂禮典。為諸藩之率先。景山公繼述其遺志。興學厲士。以振起皇道為己任。水戶學之名施海內。以故。被幕吏猜忌。謫居數年。終不得大展其材。齋志以歿。未十年。尊王之士所在輩出。如雲如烟。甲斃乙奮。贊揚皇威。撥亂反正。定十年未曾有之大業。固雖天運之令然。而得不謂西山公種之。景山公培之之華實乎。然而公

墓草未長。朋黨之論大起。其所教育之士。相鬪相鬪。殺傷殆盡。終使他藩士觀感而興起者。反收其成功。可勝慨痛哉。雖然。尊王公事也。二公忠臣也。不問其成功。出已與出人也必矣。今列縣社。受衆庶尊奉。其在天之靈。亦可以無憾矣。出門數町。游借樂園。梅樹成林。幹皆生苔。枝皆成態。園中有一茅宇。曰好文亭。有樓臺。有茶室。造營素樸。其後則喬木巨竹。鬱鬱如山。其前則田塍池沼。豁然相連。清雅幽邃。覺入仙境。英雄之創意。皆不凡也。今為公園。縱衆庶游觀。又入市街。街衢濶大。市店清楚。過城外弘道館址。弘道館

者。景山公所創學校名也。係五六年前災。其所存者。今為縣廳。四邊梅林鬱鬱。有種梅說碑。係公之撰書。其中有言。常陸之地。少梅樹。種其實。移其苗。遂鬱然成林。其花則可賞觀。慰心。其實則可醢為共食。其立碑。在天保庚子。則公園及梅林。僅四十年來之物也。縣官立榜。禁損傷其花實。遺愛之所存。宜加保護也。林之中央。有八角堂。中建弘道館記碑。方一丈二尺餘。其材用白斑石。亦公之撰書。篆刻精巧。字畫如浮布世之大碑也。城山突兀。喬樹鬱鬱。樓櫓猶存。郭郭宏大。東海雄藩之名。不虛也。過下市。市街層層。人家

殷賸。商況繁盛。車馬絡繹。水戶之市街。別為二區。城郭在其間。西者曰上市。東者曰下市。其距離殆一里。戶數併四千四百餘。蓋常陸之為地。磐城之諸山。分岐南走。那珂久慈二水。劃之東流。筑波山突起。其東南。山勢北迤。連下野諸山。南方多平原。眾水西來。匯為霞浦。注海。地味宜桑楮。海濱廣漠。富魚鹽。民俗勇悍。褊固。之淳厚之風云。

十二月一日。有事赴縣廳。

十二月二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二月三日。發水戶數里。岡阜起伏。高處為林野。低

處為田圃。其最高處曰和尚塚。下塚即笠間。城櫓立於山松之間。市街數條閑肆。有富庶之象。自笠間以西。田野大闢。道路平坦。村家殷贍。迤望筑波山後面。皴皴縱橫。頭髮半禿。不似前面青黛之美。渡鬼怒川。又入下總之國。點燈後。抵結城。投大町三村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六。曰大足。曰笠間。曰加茂部。曰本新田。曰久地樂。曰下館。

十二月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結城之地。市街數條。在田膝之間。市店荒涼。茅屋敗簷。居半。細木綿為此地之名產。戶數凡千二百餘云。午後

發結城二十町餘。又入下野之國。過小山。出陸羽街道。過野木。又入下總之國。抵古河。投二町目大黒屋。是日。行程六里餘。經驛三。曰小山。曰間間田。曰野木。十二月五日。折市街而右。渡渡良瀨川。下流入武藏之國。田野平曠。麥針抽綠。渡利根川。抵行田。投北谷町中島屋。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一。曰羽生。

十二月六日。此地市街長東西。短南北。城址毀壞。不存一木一石。市店雜運。馬勃堆積。戶數凡千五百餘云。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是日。寒雨濛濛。不能出戶。

十二月七日。侵雨而發。新泥沒輪。車行甚遲。過鴻巢。舍車而步。右折行田圃之間。渡荒川及入間川。此間屬支道。道路汗菜。泥濘如漆。深及脛。鞋尾破綻。泥痕滿衣。抵川越。投本町綾部屋。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一。曰鴻巢。

十二月八日。川越之為地。街衢濶大。為四達。市店美麗。物貨充足。布帛之產甚多。富庶殷贍。為山間之大邑。城址溝壘存舊形。草萊沒路。無足觀者。戶數凡二千八百餘云。

十二月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至是。

公務全畢。歸心如矢。崔健夫二人馳車。入夜歸家。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六。曰大井。曰大和田。曰膝折。曰白子。曰下練馬。曰上板橋。是行。為日。百四十一日。為程九百八十里餘。接里老百十一名。涉山川。二十州。作筆錄三十冊。

附錄雜詩

己卯七月
至十月

將赴東山北海二道書喜

六道山川已著鞭。又探東北幾林泉。人間清福吾全領。長與烟嵐結好緣。

發東京途上

山迎水送馬蹄飛。城市炎塵次第稀。杜宇豈知行旅樂。聲聲頻叫不如歸。

武州道中

村落盡邊林。樹濃平蕪莽莽遠連空。眼中百里無丘垤。惟有火雲高作峰。

杜宇音者為天子令者為野鳥而不解字豈知旅者行樂耶

野州道中

余讀詩府唐宗
之句保及青麻
者獲青麻新穎

溝流如帶繞人家。翠樹陰森石徑斜。知是村村農事
閒。青秧插了獲青麻。

日光道中憶舊游

老杉夾路蔽朝暉。綠影層層駐舊姿。不似先生衰態
早。頭顱成禿鬢成絲。
飛鳥青雲壯志全。寥寥書劍度山川。山川依舊人將
老。屈指曾游十九年。

日光客舍

他山雖無故無
地而不充故歌
之開獨見光并

山氣壓窓宵悄然。疎燈明滅照愁邊。蚊雷無跡絃歌

無之但水聲樹
聲其攪客眠亦
不為言也

斷。惟有溪聲攪客眠。
泉聲嵐氣透茅茨。人世炎塵總不知。勉爾一痕天欲
暮。出山新月細於眉。

霧降瀑

水冷魚生少。樹深人到疎。素簾垂又揭。白練卷還舒。
不兩身皆濕。無風汗忽除。吟詩如有答。餘響谷中儲。

謁東照神廟書感

余赴見先留寓
數日欲賦然公
之廟而神威之
屢感德之天無
以可頌是故期
筆此三律無一
句之不切無一

老樹蒼蒼擁碧岑。宮前簪穎感情深。織豐之際見頭
角。駿遠以東推腹心。鎖港百年培國本。偃兵當日慰
宸襟。非唯金殿朱樓美赫赫。功勳照古今。

字之不佳可以
配神成之義武
德之大矣

彫。欄。畫。棟。映。朝。陽。官。幣。於。今。慎。禘。嘗。訟。獄。民。謳。三。奉。
行。千。城。敵。畏。四。天。王。千。年。典。籍。開。新。版。百。度。科。條。率。
舊。章。累。世。恬。熙。恩。澤。久。蒼。生。誰。不。仰。餘。光。

那須野所見

曠原何處覓村家。草色連天山影退。多少行人誰折。
去。路。傍。開。遍。女。郎。花。敗醬草俗
言女郎花

白河雜詩

尾句清烈雖虎
後亦不能過此
關也

虎狼病勢更强梁。都下人心怯欲狂。誰想東州秋到
早。白。河。関。外。月。如。霜。

清泉一道貫長街。街路蕭條絕點埃。殊喜晚天雷雨

過。一痕新月破雲來。

偶作

學費何須課眾氓。姑將敗寺換椰囊。笑他新築祝詞
例。競賣新聞紙上名。

游白河南湖

宜花宜雨又宜秋。山有茅亭水有舟。遺愛百年存勝
景。人傳寬政白河侯。

磬城道上

婦女街頭呼賣柴。數駝遙向故村回。可憐稚馬無繩
勒。落後嬌奔逐母來。

管村學亦難言
其實不若假敗
寺今者村村皆
勸費雖美為虛
至其祝詞盡之
虛者也結句冷
語極妙

秋字中有月讀
者宜作如是觀

岩代道上

荒村古驛路彎環。穿過稻田來圃間。林表破雲青突兀。人言安達太郎山。

途上作

牽牛花接鳳仙花。滿路炎陽傘影斜。一掬涼風如拾玉。每逢樹陰暫停車。

書感

蠶桑稼穡車艱難。樂歲猶憂飢與寒。堪笑世間窮措大。索頭容易說治安。

曉發所見

非貴鐘蘇洵不能說國安窮措大不安其身豈知國之安耶容易說之者為糊口之計而免一日之飢耳可矣可憐

農翁好事可愛我川金澤之湖區劃德米大減風景若舍農翁皆好車無後金澤之厄也

一路鷄聲欲曉天。村家猶未起炊烟。農翁好事亦隨分。區劃稻田裁白連。

客舍書懷

古驛何邊慰客情。貧涼遠背市門行。山巔擡月如無力。林杪含風僅有聲。占得烟嵐閑富貴。博來文字小功名。萍踪鴻跡兩隨意。只為求詩心不平。

福島雜詩

客窓思句句難成。庭樹如眠風不鳴。街上何人驚午睡。疾呼急走賣冰聲。

護福島到仙臺途上

山腰斜向海邊走。水脈遠穿州界來。野闢村連三十里。一條大道達仙臺。

仙臺雜詩

四達大街高屋甍。啼輪絡繹路縱橫。花明樹綠公園地。誰說當年林子平。

松島雜詩

留連經宿水涯村。驚覺多年舊夢魂。松影如松浮不動。波光似鏡碧無痕。雲烟生處疑將逸。潮汐來時恐被吞。本是扶桑推第一。品評何用費謏言。

陸中道上

松影如松最奇

名泉皆住三都似愛繁華其擁大詩之時或喜所聚乎

賣花兒維維絕勝賣花詩

都大識時操利在不論時操故

荒村一帶繞高丘。喬樹森森寺欲秋。休說英雄生死事。衣川依舊水悠悠。

偶作

雖有烟光嵐氣饒。深山幽谷覺魂消。客心酷愛繁華地。何事文人喜寂寥。

盛岡雜詩

曉霧茫茫如隔紗。鷄聲喚夢幾千家。村童結伴侵朝露。兄賣茄瓜弟賣花。

戲書事

政柄民權同一歸。官員何用表嚴威。異容却被利苞

吹帽靴而馳者
余恐開化之過
而村衣亦識時
樣也

不以蕭條之意
而續所得之詩
真箇道人

吹。高帽長靴故蓄髭。

途上所見

峻阪降來石徑斜。溪流一帶有村家。連旬晴景表豐稔。到處稻田皆吐花。

偶作

烟火蕭條人語稀。旅亭飯熟上燈遲。微吟倚柱成何事。欲續途中所得詩。

客況

回頭雲影隔京華。北海東山征路遐。萬里秋風客衣冷。不知今夜宿誰家。

函館比諸港則
慎航則重稅關
者也

函館雜詩

街市層層枕碧灣。繁華非復古夷蠻。萬櫓踈密守航則。百貨新陳盈稅關。釣艇歸維秋靄浦。棲鴉亂點夕陽山。半窓燈影眠難就。櫓響車聲不暫閑。

發函館到青森舟中

風雨淹留北海灣。飛航今日向南還。眸中忽作故人想。雲白陸州相識山。

弘前雜詩

稍田十里翠雲堆。萬縷炊烟城市開。村婦成群爭賣菜。擔頭故掉野花來。

擔頭梅花好招
牌

街上蹄輪來往疎。高樓避暑午眠餘。清茶一碗詩初就。恰好隣翁來乞書。

舟下能代川

垂柳蒼蒼兩岸秋。長川十里向西流。炎塵不到疎篷底。細雨斜風下羽州。

在彼則漁陽在
我則山陽也

羽後道上

屢喚車夫問地名。語言重濁不分明。路傍頼有木標立。細記村區又里程。

起來亦是范德
機之詩意

翠擬黃茅村幾重。稻田四面露華濃。羣山遠近皆環拱。青黛高浮鳥海峯。

秋田客舍值中元

中元夜月滿輪秋。天半雁聲霜欲浮。盃酒今宵誰共賞。秋田城外獨憑樓。

若松客舍阻雨

山巒四面似圍屏。客舍淹留不出扃。秋雨連朝何所見。滿城草木尚青青。

第一首第三首
不說戰後四共
景自是戰後矣

層雲漠漠欲無山。越語蛙聲伴晝閑。勿怪幽窓貪懶睡。夢魂容易到鄉關。

板簷連日雨聲稠。山驛何由慰旅愁。窗外胡枝花爛漫。房房露重不勝秋。

若松文國村童亦解讀書也

街頭泥濘客來稀。兀坐詩成小酌時。携紙村童來索字。墨痕帶濕易淋漓。

發若松途上

山脈綿延走向東。荒村古驛雨濛濛。秋原到處無人影。只有茅花動晚風。

短杖輕蓑雨未晴。濕雲縷縷伴人行。山蹊十里為茅塞。露冷秋蟲畫有聲。

發白河入野州即事

鞍頭解肉欲肥難。經歷蠻烟瘴雨間。今日秋晴官道坦。輕車徐入白河關。

第三句用事語不露骨

過宇都宮所見

疫勢東西將作患。村村鐘鼓禱平安。官員獨講衛生策。衣袂皆沾石炭酸。

宇都宮雜詩

筑波黑髮聳東西。街市幾條高又低。陸羽總常分路。滿街日夜鬧輪蹄。

過館林城址憶幼時戲游之事有作

某水某山存舊姿。回思竹馬紙鸞嬉。自憐斑髮蒼顏態。猶是當年髻鬢兒。

館林客舍

宇都宮為東京從之一大繁華雖山深或亦若也乃分路於之故也

小樓聊此避喧譁。敗屋蔽窓瞰影斜。滿室秋香何處到。隣庭開遍木犀花。

上野道上

桑林缺處有村家。車跡縱橫路作叉。野店無人茶竈冷。葡萄架上繫匏瓜。

尾句言麗可喜

前橋雜詩

粉壁青甍屋欲浮。樓樓歌吹不知秋。街頭聚得全州富。雪白蠶絲積似丘。

前橋實於官布會於文人之所下滯也

將發前橋赴信州偶成

此去東京廿里程。蹄輪來往日轟轟。南望不免歸心

動。却向群山萬壑行。

上碓氷嶺所見

碓氷嶺上似昇空。上信風烟一望中。知是深山霜信早。松間萬葉已成紅。

善光寺

佛法之入殆此帝其是故雖有擬滅佛者佛之善光愈明矣

巍然堂塔俯平蕪。侵險東西人拜趨。香火烟傳二千歲。山間長作一名區。

長野客舍值中秋

松青孤佛開基地。水白二髡流血場。萬里秋天如咫尺。山巒高處賞清光。

養兵為害甚於
為利世取不貴
英雄而貴農商
也

過河中島書感
腕力爭雄夢一場。人情今日貴農商。養兵孰與養蠶
利。風動滿原千樹桑。

諭華表嶺

華表嶺頭雲幾重。樹林掩路少人踪。此山知在最高
處。南北溪流各背峯。

木曾道上

旅餐數日絕葷羶。山氣溪聲護獨眠。非涉木曾幽閒
境。人間何得說林泉。

古驛蕭條冷旅餐。棧雲峽雨進征鞍。斷崖果熟猿聲

石雖利亦勝於
項王之印矣

近。細徑茅枯狼跡殘。喬樹畏山山益聳。急湍摩石石
皆利。短衣敝帽前途遠。日夕秋風送早寒。

岐阜客舍即事

閑開旅擔曝朝暉。雨點泥痕子細揮。只為烟嵐染襟
袖。好晴未忍濯征衣。

觀音坂所見

濃信儘多山水奇。小觀未足入吾詩。觀音坂上頻呼
快。萬頃湖光落日時。

江州道上

高處川原低處村。村閭防水石成門。眼前誰省秋霖

溢。車。跡。鞋。痕。沙。上。存。

石山

紫。氏。書。牀。鎖。白。雲。滿。林。落。葉。絕。人。群。誰。圖。山。月。松。風。底。馮。出。當。年。古。麗。文。

客中書懷

行。役。離。家。幾。葛。裘。山。迎。水。送。路。悠。悠。舟。車。載。夢。三。千。里。花。月。留。詩。七。十。州。綠。酒。紅。燈。新。港。市。寒。烟。落。日。舊。城。樓。郵。書。電。信。邊。陬。遍。久。客。何。須。賦。旅。愁。

木曾義仲墓

功。勳。赫。赫。旭。將。軍。形。迹。誰。憐。列。叛。臣。寂。寞。墓。田。分。一。

紫氏書牀鎖白雲
滿林落葉絕人羣

頤神使決不
得言者也

至剛至柔相得
而善乎

半。芭。蕉。風。雨。伴。歌。人。

京都雜詩

公。卿。第。宅。作。荒。墟。禁。闕。畫。禽。語。疎。霜。樹。不。知。人。去。盡。梢。梢。飾。錦。舊。皇。居。

樓。樓。無。處。不。歡。娛。妓。弄。金。釵。客。撚。鬚。誰。想。西。郊。村。老。婦。深。泥。忍。凍。掘。慈。姑。

危。水。樓。頭。暫。寄。蹤。九。街。猶。見。瑞。雲。濃。長。橋。寐。寐。蹄。輪。響。黛。色。依。然。六。六。峰。

曉。眼。恍。疑。秋。漲。來。欄。前。數。里。白。皚。皚。漆。工。卜。得。終。朝。霽。一。面。河。身。曝。布。田。

大原古蹟
結掃新矣

集于茶園
新吊三位墳者
好古判然自別
矣

宇治雜詩
翠竹晴沙水劃村。長橋一帶映斜暎。茶園幾處客群
集。誰吊林間三位墳。

城州道上所見

婦在先行婚。扈隨長堤傘影夕陽移。肩頭擔得兩籃
子。後載菜蔬前幼兒。

西山途上

京城歌管酒三籌。菟道林泉茶一甌。數里西山行欲
盡。霜林高處是丹州。

丹波道上

山巒攢蹙路將窮。林樾茅家西又東。幾處田園黃落
裡。凌霜木賊綠叢叢。

篠山客舍值十三夜

去年今夜在豊前。耶馬溪聲伴客眠。山驛良宵高戶
早。不知明月上霜天。

歸家書事

兀坐南窓暖似春。閑閑旅擔換新陳。柔綿輕帛向誰
獻。堂上今無垂白人。
桂玉營生渾不知。歸家猶有客中思。水聲竹影來為
伴。妻語兒啼亦入詩。

經為婦家妻
語亦新兒啼亦
新可以入詩矣

南總道中

萬頃水田沿海濱。鷗聲鷄唱互為隣。村村富庶饒魚稻。婦刈黃禾婿網鱗。

木更津雜詩

滿街到處介鱗葷。酒店歌絃客倚軒。憐殺村童身漆黑。泥中結伴洗蓮根。

房州雜詩

海深山聳客蹤稀。漁唱樵歌難入詩。一自裨家揮大筆。全州形勢世人知。英雄事業落茫然。佐貫稍村名僅傳。誰料孤僧生誕。

三四有泥葷。在泥中之狀。與西白蓮之白愈是矣。

房州雖小亦出一大端而不後。

說里見氏傳字工妙

地。一區。大刹。簇香烟。佐貫稍村里見氏城址。小湊有僧。日蓮誕生寺。

館山晚望

灣口移筇晚酌餘。漁村遠近上燈初。輕舟環繞盡收網。沙上成堆青串魚。

舟發房州到東京有作

海路踰來半日天。房山總水落雲烟。過門不入忙公事。旅店治裝又上船。

佐倉雜詩

霜樹叢叢擁古城。兵營高聳粉牆明。酒家餅店誰來往。聞得軍人劍履聲。

館山余曾將之地。然無一句及青串魚。余讀此句。悔余少年閱景物之疎也。

一條大道不留埃。茅店連檐街市開。不動伽藍知在
近。行人多抱護符來。

詣義俠宗吾墓慨然有作

儀仗肅肅嚴喝道。道上不許動一草。橋下躍出君休
驚。竿頭掉疏許情抱。決志進退自從容。運籌終始不
潦倒。至誠感天豈偶然。二百餘村解倒懸。將軍之威
猶可霽。峻法難觸酷吏權。解人倒懸以身代。身向七
尺磔。柱挂妻裂星眸睨城樓。兒泣匍伏向吏拜。由來
苛政猛於虎。殘殺無辜如鱗介。幽庭月暗兩蕭蕭。城
中夜夜見怪妖。槍貫兩脇血蒙體。形影濛朧拂不消。

起四司中將軍
之儀衛與吾之
竿疏可謂全機
現矣

君不見。暴君污吏恠欲斃。春秋蘋蘩謹時祭。總山迤
邐竹樹深。吾來憑吊立碑陰。香烟變魅人絡繹。追想
英風淚滿襟。屈指二百餘年後。民權二字上人口。控
訴上告達四聰。審理公明如苗莠。嗚呼宗吾不幸生
彼時。一家血肉紛離披。若使宗吾生今日。尊尊應務
耕稼術。借問筆舌民權家。評論宗吾果如何。

成田

幾層堂塔自巍然。人海梵音銅臭傳。鐘響如雷驚曉
夢。滿山漠漠護摩烟。

發津宮到潮來舟中

余嘗有護摩烟
作五色雲之句
此尾句同說護
摩烟句雄壯
并之可以壓余
句矣

樹影沈沈屋欲浮。一洲洲盡又生洲。農家不用耕牛力。垂柳門前各繫舟。

聞小御門神社落成感賦

丈夫生世果何為。扶植綱常不敢墜。頭可斷志不可奪。排難解紛何足異。况又爵祿荷朝恩。玉食錦衣飽且溫。鷄能報晨犬防盜。君子自古耻素飧。東海慘淡風雲惡。決志慷慨參帷幕。七道將士渾鬼虺。滿朝公卿驚風鶴。大義名分久墜地。劍壘一朝向誰託。實是元弘第一年。截旬陰風月隱烟。袞衣鸞駕赴賊陣。為玉碎不為瓦全。南枝未足蔭帝座。御衣濕露夜凄然。

人衆勝天非戰罪。君臣消息隔烟海。君辱臣死本常理。刀鋸鼎鑊亦何悔。西向再拜淚難乾。孤島風浪君猶在。憂憤成疾命何薄。建武中興不相待。原野茫茫荆棘稠。芻蕘雉兔污靈丘。公家塚名僅留蹟。慘雨淒風六百秋。明治天子斯赫怒。錦旄東西披雲霧。地擇形勢遷大都。褒功酬勞不忘故。總州距都咫尺近。罷祭早及其墳墓。人情好義古今同。新築祠廟寓欽慕。地下今日目應瞑。史編一段姓名馨。岸樹蒼茫刀水白。雲烟變睫房山青。山青水白有時竭。忠義之名不可滅。士風近來甚凋喪。心如敗絮面如鏡。趨炎避涼

今古口說取
義忠營利比
地者是其甚則
至于笑罵姓名
節世風不交建
武之時若如納
言其人出於世
足以救此弊也
村騎馬上亦營
業其勞可慰

計利便。冷笑廉耻與名節。嗚呼聞公風無乃心斷絕。
嗚呼謁公廟無乃面綻裂。香取郡名古屋村有贈太
相謀築祠廟前年內務卿奉勅建其碑里人
常陸道中所見
田畔堆堆遺穉橫。村家幾處爨烟生。農翁騎馬唯休
脚。垂。藁。鞞。頭。綯。索。行。

舟渡霞浦

布帆風滿曲如彎。十里湖心半日間。渺渺蘆洲行欲
盡。雙峰現翠筑波山。

土浦雜詩

北望高山南大湖。青蕘粉壁挾街衢。輕蓬鱗次舟爭
泊。一。面。河。身。水。欲。無。

水戶雜詩

君臣遭遇古來難。才學終為國步艱。無數英雄相食
盡。百年誰復定忠姦。
梅樹叢叢圍大碑。園中憶舊立多時。當年曾受栽培
惠。花落花開似不知。
東海雄藩名永存。滿山落葉鎖城門。昔時人沒無窮
恨。萬樹寒梅獨返魂。

途上所見

賢者不返魂
花獨返魂令人
悵然

押無字古來多
警句此結亦然
者

山口
卷之四
一六

老梅枝瘦蕾纒綴。晚菊葉枯花尚存。路上霜融晴日
美。輕車負暖過村村。

川越客舍即事

恰喜冬天終日晴。塵煤掃盡旅窓明。閑來默坐非無
事。細數山茶花落聲。

行田客舍

文書校訂坐深更。聽盡寒窓點滴聲。鄉夢獨無官事
累。先吾隨意入東京。

歸家有作

連年行役度風塵。世味嘗來足苦辛。數幅雲烟新購

行田四畔平田
絕無奇景
之入東京由是
乎

得。明窓好作卧游人。

懷前游有作用杜翁北征詩七十韻別足三

十三韻

戊寅一月初卜日恰遇吉。經臘雨雪甚寒風滿書室。
拜跪別慈顏。豫告歸來日。城市已遙遙。車窓認蓬華。
函關只礎石。芙蓉天半出。東海雖熟路。山川多忘失。
尾城又勢市。淹留守四勿。月瀨梅信早。不禁游情切。
迂路度溪水。暗香夢恍惚。春暖和歌浦。逍遙費佔畢。
攝播風光好。吟眸不蕭瑟。讚海風帆穩。豫山足出血。
春水浮島嶼。花柳幾明滅。藝城增富庶。四面絃歌窟。

老杜北征之詩
有極尊嚴者
極瑣細處此篇
傲之者也余少
時暗誦北征不
誤一字今則不
半忘之然閱此
篇批圖其極似
杜者云

歸航如飛箭。遠洋浪濺。涌上堂奉歸遺。命妻補衣裂。
庭樹鎖蛛網。門巷無車轍。故人來滿座。盃酒供歡悅。
花飛新綠深。霖雨撲榛栗。又向北陸往。泥塗如膠漆。
經宿山又山。村梅未結實。布帆度北溟。孤島民俗拙。
金礦人烟簇。帝墳荆棘沒。北越山澤澗。積水來木末。
耕織土產饒。民家多金穴。沙漠又巉巖。行旅勞筋骨。
白山遙相迎。立山看未來。能山如掌大。來為眼中物。
水天無際涯。不見青一髮。百萬雄藩址。人烟自凝結。
九十九橋水。石湍日夜咽。客路暑如燬。誰信大餘雪。
天橋松林翠。白沙沒布襪。但因路險惡。顛躓屢傷膝。

松江湖畔秋。黃花不堪折。丙寅國難時。孤身無全褐。
飢寒四星霜。豈知有今日。隱島不可渡。風雲轉凜慄。
山陰行欲盡。石州山岳列。衰態逢故舊。短髮不堪擗。
北邙拜先塋。碑文宿苔抹。十年離鄉關。誓願謝契濶。
馬閑絃歌叢。京醪沾口渴。灣廈如括囊。潮汐常怒喝。
一葦到鎮西。舟中人語聒。耶馬溪巖石。奇怪不可說。
賦詩誰相和。路上多馬卒。筑水勢猛駛。汰埜四開豁。
秋風萬里寒。天半歸健鶻。田原新戰場。鐵蹄幾馳突。
攻守能投機。將畧無僑匹。老幼忽安堵。廟筭甚明決。
水利欽藤公。遺靈庇瘵疾。鬱鬱肥薩界。險峻氣先奪。

甕城半焦土。櫻島尤奇拔。日隅民俗陋。觀風少啓發。
瓊浦水如盆。四山列碑碣。對馬人烟疎。風霰氣肅殺。
舟路向東天。歸家方臘月。二豎犯慈幃。待養心愁絕。
樂餌不奏功。宛然為死別。王事不得盥。哀情兩端析。
書畫購數幅。愛翫勝褒俎。半年親筆硯。文詩學先哲。
疫勢來自西。都門將酷烈。護輒向東北。旅情自潑活。
赫赫日光廟。雲霧鎖門闥。民俗須拾遺。法典要補闕。
磬岩山鬱結。海邊一角缺。僊城擁平野。大道四方達。
東面灣港闊。島嶼巧連綴。松綠而水白。絕景係鬼設。
北上水澎湃。岩手山嶺峯。驛舍甚陋醜。行客苦憇菱。

言語多不通。士民皆缺古。函館貿易盛。泊船常稠密。
岩木山容美。宛然富山孽。兩羽道路好。車行少顛跌。
鳥海拔地高。琴湖沿海溢。東陬民情朴。夷蠻俗未脫。
上信蠶利盛。人家皆義潔。山間銅臭蒸。大利安古佛。
岐蘊幽遠境。早寒征衣徹。濃野過蒼莽。江湖望滄渤。
舊京山水美。瑞雲猶鬱鬱。商車推浪華。街衢人鬧熱。
航海到房總。鱗族如丘垤。香取又鹿島。神官倚林樾。
刀水成兩派。渺漫流不歇。筑波臨霞浦。青黛自秀傑。
極目總田塍。霜餘麥針茁。勝區必著鞭。民事盡探閱。
己卯十二月。行役事全訖。不省衣裳綻。囊中護翰札。

入門嬾上堂。壘白人已歿。稚子繞膝前。老妻語刺刺。
盆梅稍返魂。奔走歲將竭。乘蓬宿志成。旅愁何用述。
七十州吟哦。三千里涉跋。足迹遍海內。此車聊堪伐。
紀行不詳悉。閱歷由草莽。雖知刺語多。愛情不忍割。
盤纏有餘資。捐欲付剝刷。

君奉官命回舊風遺
何足跡通海內古之行
基空海姑舍是橋南溪
以復蓋一人而巳南溪好
奇故其游記注涉性
誕君則不然自山川脈

絡以及汊港紛歧物產
多寡戶口增減其所自
擊一上筆之文字所質直
不事藻飾讀之足以
憑信實世間有用之書
至此南陔亦足起色焉

明治十三年仲夏
係多野子詩寫序



書畿道巡田日記後

維新之初。余與子精偕在太學。余承乏博士。子精以丞掌學政。及改制議興。丞與博士異議。至學為之閉。當時余實未知子精有文學也。春來於收芳文社。復會子精。每月一會。見其為詩。若文。攬筆立成。始驚其敏。聞其議論。亦本經合道。於是益歎服。以為余今而後知子精。幸免為桓溫失王猛之歸。而十年間。孤此益友之憾。不可復追也。此編記事。周匝。叙景有姿致。興感抒懷。則主道德。歸忠厚。每

州必論地理。形勢具悉。足補地志闕。旬日間。瀏覽數過。殆使我臥遊六十州。其受益不亦大乎。所惜者。猶未詳各地故事沿革。然公務有課。往來有程。蓋無復探古蹟訪往事之間也。已。一年有半。跋涉三子三百里。而作問風習書百冊。可謂勤矣。聞又別有待數十百首。則為此三編記行。亦已多矣。非才敏筆健。孰能及此。吾輩獨見此編求備。則妄矣。

庚辰歲冬十二月

伊豫藤野啓拜讀



政

退庵生田先生嚮在史局。與余同僚。默然端坐。終日執筆。余服其為人謹厚樸直矣。既而先生轉任司法省。奉命巡視諸州。召故老問俗。作筆錄數十卷。以便司法施政。又作茲編。詳其所經山川風土。里程碑戶口。習俗物產。使人恍經其境。而用筆謹嚴。樸茂如其為人。與尋常文士虛飾紀遊。徒供談欄者。迥別矣。往昔

羽倉蓬翁巡視南島。作南汎錄。其用意
用筆。頗與先生同。嗚呼。讀其書。可想見
其人矣。余掛冠既久。作近世偉人傳。今
茲幸已五編刻成。先生辱跋其後。今先
生茲編刻成。余亦謹跋其後。

明治十四年八月中浣

聚亭蒲生重章拜具



後序



昔者。漢書。唐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其
其。條幅。其。記。精。細。因
為。可。貴。然。亦。及。至。國。且。其
其。之。所。適。分。其。之。其。之
之。所。不。適。則。其。之。其。之

凌之。不能重憾也。今者
生田君遊傳。一國一律。
通乎海內。或理主之意之
所不道。而名以洋。其
可以見。或教一部。
地理志。何其弱而甚也。

每別有私云。河則君游
對焉。之時。不復于躬解。美
得。後。公。君。訪。約。之。動。緣
於。文。祿。之。法。將。可。七。道。皆
不。得。敵。其。乞。降。一。可。告
可。皆。不。大。快。了。乎。名。

為名憾之云。明治十年也。
季秋之月。槐山丈以存書。
於下。為恩。之室中。



明治十四年八月九日。版權免許
同 年九月刻成

定價金壹圓貳拾五錢

編輯

兼出版人

生田 精

小石川水道町五拾五番地

發賣人

木村源兵衛

神田松永町貳拾貳番地

發兌書肆

日本橋區本町貳町目拾番地

柳河梅次郎

同區通三町目十番地

柳河寅吉

京橋區五郎兵衛町七番地

深澤良助

4
3
55



